列傳卷第十七　范曄　後漢書二十七

唐章懷太子賢注

[illegible]　張湛

王丹　王良

杜林　郭丹

吳良　承宮

鄭均　趙典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常稱疾不仕王莽爲宰衡辟

命不應周公爲太宰伊尹爲阿衡莽欲兼之故以爲號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
之秉固稱疾病更始即位徵爲侍中建武元年拜
御史中丞前書曰御史中丞秦官秩千石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内領侍御史糾察百僚光武
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續漢志曰尚書令一人千石秦官武帝用宦者成帝用士人也
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明年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說文曰苛細草也以喻煩雜也
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
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
二龔謂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名事見前書即賜布帛帳帷什物周禮
幕人掌帷帟幄幕鄭玄曰在旁曰帷爾雅曰幬謂之帳軍法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則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爲什物四年

拜大司徒司直司直武帝元狩五年置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哀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爲大司徒中興因而不改猶置司直至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一人署諸曹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大字見前書及續漢書所得
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
石之儲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甖爲擔今江淮人謂一石爲一擔擔音丁濫反六年卒於官
帝敏惜之除子彪爲郎東觀記曰彪官至玄菟太守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
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周易家人卦曰家有嚴君父母之謂也
及在鄉黨詳言正色詳審也三輔以爲儀表
儀法也表正也書曰儀表萬邦人或謂湛僞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
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爲二千

石王莽時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為左馮翊在郡修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告請也告歸謂請假歸寺門即平陵縣門也風俗通曰寺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郡守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湛曰禮下公門軾輅馬輅大也君所居曰路寢車曰輅車馬曰輅馬軾車前橫木也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撫軾謂小俛也禮記曰大夫士下公門式輅馬鄭玄云所以廣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論語之文也鄭玄云恂恂恭順貌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史記孔子謂門弟子曰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也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也五年拜光祿勳前書光祿勳本名郎中令秦官武帝改焉秩中二千石掌大夫郎中從官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

諫矣七年以病[illegible]光祿大夫代王丹為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建武十七年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候舍漢官儀曰洛陽十二門東面三門最北門名上東門次南曰中東門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司馬一人秩千石候一人秩六百石候舍蓋候之所居故時人號曰中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也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彊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溲小便也溲音所流反因自陳疾篤不能復任朝事遂罷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好施周急周急謂周贍困急也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

而勞之(東觀記曰載酒肴便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其墯孏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孏與懶同音力亶反)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遊蕩廢業為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黙責之没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為辦鄉鄰以為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性方絜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遵字孟公杜陵人也見前書)其友人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東觀記曰更始時遵為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於丹丹曰俱遭反覆唯我二人為天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為太子少傅時大司徒侯霸欲與交友及丹被徵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荅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往奔慰結侶將行丹怒而撻之(東觀記曰丹怒撻之五十)令寄縑以祠焉(東觀記曰寄縑二匹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史記曰管夷吾潁上人常與鮑叔牙游叔牙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牙鮑叔牙終善遇之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前)

書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並琅邪人也二人相善時人爲之語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張陳亾其終蕭朱隙其末〔張耳陳餘初爲刎頸交後構隙耳後爲漢將兵殺陳餘於泜水之上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二人爲交著聞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爲難並見前書〕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而後所舉者陷罪丹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丹終無所言尋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夏侯建夏侯勝之從兄子也建受尚書於勝爲小夏侯見前書〕王莽時寑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守至蘄縣稱病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東觀記曰欲跳曳柴〕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掾即謂鮑恢司徒之掾史也言勞苦相過更無書信〕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嘉之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

其交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揚雄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晉曰屑屑郭景純曰往來貌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輙稱病詔以玄纁聘之遂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苦疾不能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徭役卒於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此言履行仁義其事雖同原其本心真偽各異利仁者謂心非好仁但以行仁則於己有利故假借仁道以求利耳若天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爲不期於體而暗然自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彊仁與人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人同過其仁則可知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爲美談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謚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忠於公室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事見左傳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公孫弘菑川人也武帝時爲丞相汲黯曰弘以三公而身服布被詐也事見前書事實未殊而譽毀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而秉甘踈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真偽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謂體仁與利仁二人同出言而人信服其真者不信其偽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亦同也此皆子思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張湛不屑矜偽之誚斯不偽矣屑猶介也王丹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案杜鄴傳鄴本魏郡繁陽人也武帝時徙茂陵父

鄴成哀間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沉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鄴字子夏祖父皆至郡守鄴少孤其母張敞女也鄴從敞子吉學得其家書竦即吉之子也傳學文雅過於敞見前書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翫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初爲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弟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逡音七倫反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褫奪衣服褫解也音直紙反拔刃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言知天道有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數千之衆欲規

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詩曰不畏乎天不愧乎人賊遂釋之俱免於難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持書平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篤囂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寄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也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愼靜尚寬砥礪廉隅其說爲有如此者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讓國歸文王後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王平殷亂而二人恥之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今且從師友[illegible]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囂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囂乃聽林

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寮知林以名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東觀記曰林與馬援同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博廣也洽徧也言其所聞見寬大也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宏字敬仲在儒林傳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頎然言曰林得興等固諧矣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為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亦然之林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

從林議東觀記載林議曰當今政卑易行禮簡易從然愚智恩仰漢德基業特起不因緣堯舜遠於漢木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諱諭后稷近周人所知之又據以與其實旅詩曰不從不忘率由舊章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後代王

良為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逡趙袁申屠剛及

隴西牛[illegible]守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

罷以[illegible]郡憲為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三署

左[illegible]將[illegible]五官中郎也見續漢書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

[illegible]誇進朝夕滿堂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

[illegible]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

[illegible]在外軌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

[illegible]時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

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皆論語之言也政謂法禁令刑謂刑罰格來也言

為政之法敎訓導之以禁令若有違則整齊之以刑罰即人但免罪而已而無恥愧之心若教導之以道德整齊之以禮義則人皆

有恥愧之心且皆來服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

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尚書呂刑篇曰五刑之屬三千大漢

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為圓斲彫為樸蠲除苛政

更立疏網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為圜斲彫而為樸網漏吞舟之魚觚亦方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海

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

詆欺無限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前書曰有司吹毛求疵索求也詆欺謂飾非成罪毀非其本罪果桃菜

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

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敝彌深（遁猶迴避也前書曰上下相匿以文避法焉）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為王傅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唯林守慎有名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東觀記曰王又以師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上稟假有餘若以車重無所置之）明年代丁恭為少府（恭字子然山陽人在儒林傳）二十二年復為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為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為任職相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為郎詔曰

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左氏傳晉大夫辛廖之言）賢者之後宜宰城邑其以喬為丹水長（丹水縣屬南陽）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必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己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趙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曰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之靈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趙盾遂得全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易繫詞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不誣言必家天人之助也）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為廬江太

守有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爲

鬻衣裝買產業鬻音育也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

符即繻也前書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繻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爲符信買符非眞符也東觀記曰丹從宛人陳洮買入關

符既入關封符云人也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

續漢志曰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軛既至京師常爲都講諸儒咸敬重

之大司馬嚴光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

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諫

議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

二年果乘高車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

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爲更始發喪衰

經盡哀衰服斷衰裳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曰絰首絰象緇布冠要絰象大帶絰之言實衰之言摧明中實摧痛也平

氏縣名屬南陽郡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敝衣間行涉歷險阻

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

爲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歎曰昔明

王興代鄉士讓位毛萇詩傳曰虞芮之君爭田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至其朝士

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君乃慚而退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敕以丹事

編署黃堂以爲後法黃堂太守之廳事十三年大司馬吳漢

辟舉高第再遷幷州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

將遷左馮翊永平三年代李訢爲司徒在朝廉直

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明年坐考

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兼免五年卒於家時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遷有清行代爲司徒遷字子廬沛國人初爲漁陽太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常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史記楚優孟曰孫叔敖子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薨家無擔石焉後顯宗因朝會問羣臣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昔孫叔敖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丘之封孫叔敖楚莊王之相也期思縣人史記曰楚之處士虞丘相進之楚莊王上下和合吏無姦邪盜覇諸侯呂覽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閒有寢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失寢丘縣名後漢改爲固始今光州固始縣也有孫叔敖祠焉丹出典州郡入爲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長子宇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爲郡吏東觀記曰良爲郡議曹掾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東觀記曰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不聞雞鳴犬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東觀記曰良時跪曰門下掾佞諂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

良曹掾尚無終望曰議曹惰窳自無終寧足爲不家給人足邪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鰒魚百枚也太守歛容而止譙罷轉良爲功曹耻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爲西曹蒼甚相敬愛上疏薦良曰臣聞爲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言雖耆耄志節不衰又治尚書學通師法東觀記曰良習大夏侯尚書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絕猶極也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之謚也文子家臣名僎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爲大夫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爲士師文仲知其

賢而不進逆之孔子譏之曰臧文仲其竊位與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事並見論語也敢秉愚贛犯冒嚴禁顯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鬚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蕭何薦韓信於高祖曰陛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者漢王於是設壇場拜信爲大將軍見前書今以良爲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府令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鉤音也詔書譴匡匡乃自繫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無人臣禮爲大不敬匡執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聖化由是而弛弛廢也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爲即丘長即丘縣名屬東海郡即左氏傳之祝丘也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後遷

司徒長史（哀帝改丞相為大司徒司直仍舊中興因之不改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徼時譽（希猶瞻望也）後坐事免復拜議郎卒於官

承宮字少子（□本承姓衛大夫成叔承之後也）琅邪姑幕人也少孤年八歲為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之因棄其豬而留聽經豬主怪其不還求索得宮欲笞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之）為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續漢書曰宮嘗出行得虎所殺鹿持歸肉分門下取皮上師師不受當國藥之人問其故宮曰既以與人義不可復取）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山在今沂州新泰縣東南）肆力耕種禾黍將孰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府）永平中徵詣公車車駕臨辟雍召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愨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勑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續漢書曰夷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示之也）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褒歎賜以冢地妻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二十萬（續漢書曰宮子豊官至濟陰太守）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東觀記曰兄仲爲縣游徼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則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絜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東觀記曰均失兄養孤兄子甚篤已冠娶妻出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後隨護視賑給之常稱病家廷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致之使縣令譎將詣門譎詐也既至終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濮陽今濮州縣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言並不詣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東觀記曰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賜以冠幘錢布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以毛義廬江人鄭均東平人故告二郡守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絜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章明也吉善也言爲天子當明顯其有常德者優其禀餼則政之善也尚書咎繇謨之言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問遺賢良必以八月萬物老成故順其時氣助養育之也故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鄭玄注云助老氣也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敕賜尚書祿以終其身續漢志曰尚書秩六百石祿每月七十石故時人號

為白衣尚書永元中卒於家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為太尉謝承書曰典太尉戒之叔子也桓帝立以定策封廚亭侯典少篤行隱約隱猶靜也約儉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藝術靡不貫綜受業者百有餘人建和初四府表薦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謝承書曰典性明達志節清況益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舉有道方正皆不應桓帝公車徵對策為諸儒之表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為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己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墨子曰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飯土簋歠土鉶糲粱之飯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己也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illegible]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為宮[illegible]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人是愛人也父卒襲封出為弘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以無勞受封群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忝下辱亂象干度左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務三而已一曰擇善二曰因人三曰從時前書曰成帝時同日封王氏五侯其日天氣赤黃霧四塞哀帝封丁傅日亦然是不用善人則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史記功臣侯表曰高祖與功臣約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是天下共擊之宜一切削免爵土以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諮問之謝承書曰天子宗典道懿尊為國師位特進七為列卿寢布被食用瓦器也典據經正對無所曲

折毋得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後以諫爭違旨免官詵國會帝崩時禁藩國諸侯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上列（褐織毛布之衣令貧者所服）且烏烏反哺報德況於士邪（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春秋元命包曰烏孝鳥也）遂解印綬符策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處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卿復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會病卒（謝承書曰靈帝即位典與竇武王暢陳蕃等謀共誅中常侍曹節侯覽趙忠等皆下獄自殺不言病卒）使者弔祠竇太后復遣使兼贈印綬謚曰獻侯典兄子謙謙弟溫相繼為三公謙字彥信初

平元年代黃琬為太尉獻帝遷都長安以謙行車騎將軍為前置明年病罷復為司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為董卓所愛數犯法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謙故不加罪轉為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功封鄠侯（鄠音盤冒反）李傕殺司徒王允復代允為司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年卒謚曰忠侯溫字子柔初為京兆郡丞（前書曰三輔丞武帝元鼎四年置秩六百石）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遭歲大飢散家糧以振窮餓所活萬餘人獻帝西遷都為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江南亭侯代楊彪為司空免頃

之後爲司徒録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遂
虜掠禁省劫帝幸北塢外內隔絕傕素疑溫不與
己同乃內溫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黃白城溫與
傕書曰公前託爲董公報讎然實屠陷王城殺戮
大臣天下不可家見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眥
之隙以成千鈞之讎（睚眥解見竇融傳三十斤爲鈞言其重）人在塗炭各
不聊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令
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乘輿更幸
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一爲過再爲涉三
而弗改滅其頂凶（滅沒也周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王弼曰處大過之極過之甚者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也）不如早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
人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殺溫董卓從弟應
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溫從車駕都許建安
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爲掾操怒奏溫辟忠
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矜莊典
以義黜（謂東郡奔喪以祖贖罪也）宮由德揚大儀鶴髮見表憲皇
（鶴髮白髮）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七

列傳卷第十八上　　范曄　後漢書二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桓譚　馮衍 子豹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相縣名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西北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聲成文謂之音律謂六律黃鍾太族姑洗蕤賓無射夷則善鼓琴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說文曰詁訓古言也章句謂離章辨句委曲枝派也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辯析疑異性嗜倡樂倡俳優也簡易不修威儀而憙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抵擊也音紙哀平間位不過郎傅皇后父孔鄉侯晏深善

於譚傅皇后哀帝后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爲昭儀皇
后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
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子夫衛皇后也本平陽主家謳者得幸於武帝生男據遂
立爲皇后陳皇后武帝姑長公主嫖女也擅寵十餘年無子聞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上怒遂挾婦人媚道事覺廢居長門宮嫖音匹妙
反見前書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
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爲
之柰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
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后年少希更
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備又君侯
以后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借以重埶貽致譏議

不如謝遣門徒務執謙愨此脩己正家避禍之道
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常或作賓入白皇后如譚所戒
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
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
時及董賢爲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
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
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競褎稱德美
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爲掌
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世祖即位徵待詔
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

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達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莊王名旅穆王商臣之子也孫叔敖楚賢相也言欲為國於是未知何以得之）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事見新序）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躁猶動也謂躁擾不定之人也）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事見前書）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拂違也音扶弗反）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朝錯以智死（賈誼洛陽人也事文帝為博士每詔令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志所出絳灌之屬害之文帝亦疏之乃以誼為長沙太傅朝錯潁川人也事文帝為太子家令號曰智囊景帝即位為御史大夫請削諸侯之郡後七國反以誅錯為名遂斬錯見前書）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

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户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雇山解見光武紀）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高祖時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市井子孫不得宦爲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爲之保役（中家猶中等之家也保役可保信也）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收稅謂舉錢輸息利也東觀記曰中家子爲之保役受計上疏趨走俯伏譬若臣僕坐而分利也）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畀與也東觀記載譚言曰賈人多通侈靡之物羅紈綺繡雜綵玩好以淫人耳目而竭盡其財是爲下樹奢媒而置貧本也求人之儉約富足何可得乎夫俗難卒變而人不可暴化宜抑其路使之稍自衰焉畀音必二反）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爲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

是爲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科謂事條比謂類例）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方猶法也）書奏不省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酬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爲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鄭玄注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伎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明堂羲和史卜之官也圖書即讖緯符命之類也）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東觀記載譚書云繙稱孔丘爲讖記以誤人主也）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爲明矣（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言偶中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靁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靁之發聲萬物同應俗人無是非之心出言同者謂之靁同禮記曰無靁同）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介甲也冑兜鍪也）今聖朝興復

祖統爲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
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
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
生孤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
知取之爲取而莫知與之爲取言先散與之後乃可取之老子曰將欲廢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
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
此則能以狹爲廣以遲爲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
矣帝省奏愈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陽行之洛陽記曰平昌門直南大道東是明堂大道西是靈臺也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

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
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
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爲六安郡丞六安郡故城在今壽州安豐縣南意
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初譚著書言當世
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徵六譴非七啓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閔友十六琴道本造述策閔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東觀記曰光武讀之勑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琴道一篇
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東觀記曰琴道未畢但有發首一章所著賦
誄書奏凡二十六篇元和中肅宗行東巡狩至沛
使使者祠譚冢鄉里以爲榮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也東觀記曰其先上黨潞人曾祖父奉世徙杜陵祖野王元帝時爲大鴻臚野王字君卿奉世之長子也東觀記曰野王生座襲父爵爲關內侯座生衍華嶠書曰衍祖父立生瀟年十七喪父早卒瀟生衍衍幼有奇才年九歲能誦詩至二十而博通羣書王莽時諸公多薦舉之者衍辭不肯仕時天下兵起莽遣更始將軍廉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爲掾與俱至定陶莽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軍受國重任不捐身於中野無以報恩塞責丹惶恐夜召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於正道雖違逆而事有成功者謂之權所謂反經合義者也是故期於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軾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左氏傳齊晉戰于鞌晉郤韓厥逐及齊侯齊臣逢丑父乃與齊侯易位使齊侯御車韓厥將及齊侯丑父令齊侯如華泉取飲韓厥乃獻丑父於郤克郤克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爲戮矣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祭仲鄭大夫突及忽皆鄭莊公子也莊公薨太子忽當立公子突宋之出也故宋人執鄭祭仲公羊傳曰祭仲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以爲知權其知權柰何宋人執之謂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人有權者祭仲是也權者反乎經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詭於衆意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詭違也故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皆周易下繫之詞）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負猶失也）智者不爲勇者不行且衍聞之得時無怠（怠懈也言當急趨時）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代相韓謂良父及祖相韓之五王也後秦滅韓良家僮三百人乃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擊始皇於博浪沙中博浪地名在鄭州陽武縣南椎音直追反謂擊之也）勇冠乎賁育名高乎太山（孟賁夏育並古之勇士也前書音義曰孟賁生拔牛角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將軍之先爲漢信臣（廉褒襄武人宣帝時爲後將軍即丹之先）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其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詩小雅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言漢氏之德人歌舞之也尚書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都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橫之變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與猶如也）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說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晳者乎（[illegible]）（也商鞅謂秦孝公曰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司馬相如曰禍故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也）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

且有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語見史記商君傳。贅猶惡也。史記贅作疑。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庸庸，常也。金石，喻堅也。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役猶賤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遂進及無鹽，與赤眉戰死。無鹽，縣名，屬東平郡，故城在今鄆州須昌縣東。衍乃亡命河東。華嶠書曰：丹死，衍西歸更始，以亡軍下司命，乘傳逐捕，故亡命。更始二年，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永字君長，司隷校尉宣之子。衍因以計說永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愨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愨，實也。幽冥，喻深遠也。事引，謂引爭與君爭也。事非一途，故曰萬機之變。尚書曰：一日二日萬機。東觀記衍更始時爲偏將軍，與鮑永相善。更始既敗，固守，不以時下。建武初，爲揚化大將軍掾，辟鄧禹府，數奏記於禹，陳政言事。自明君以下，皆是諫鄧禹之詞，非勸鮑永之說，不知何據有此乖違。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危猶高也。論語曰：天下有道，危言危行。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離，遭也。莽居攝元年，翟義起兵於東郡，莽發八將軍以擊之。東郡，今滑州也。繼以西海之役，莽居攝元年，西羌龐恬、傅幡等怨莽奪其地爲西海郡，攻西海太守程永，莽遣護羌校尉竇況擊之。巴蜀沒於南夷，莽篡位，貶西南夷鉤町王爲侯，王邯怨恨，攻益州，殺大尹程隆，莽發巴蜀吏人十萬擊之，出入三年，死者十七八。緣邊破於北狄，莽建國三年，烏珠單于遣左賢王入雲中，大殺吏人，大輩萬餘，中輩數千，殺鴈門、朔方大守，略吏人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也。遠征萬里，暴兵累年，暴露兵累年也。禍挐未解，兵連不息，挐謂相連引也。刑法彌深

（莽以地皇元年以後爲不須時令自是春夏斬人於市）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
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
流亡夫婦離散廬落丘墟田疇無穢疾疫大興災
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涌更相
駘藉（莽時江湖海岸嘯聚沸青徐荊楚之地擾攘 前書音義曰駘蹈也今此爲駘古字通）四垂之人肝
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
匹夫僮婦咸懷怨怒（僮猶賤也）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
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歃血昆陽長驅武
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莽未下江兵鄧曄王匡攻武關莽乃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爲號以捍匡等擊之大虎敗走三虎乃保京師倉鄧曄等乃開武關迎更始）雷震四海席卷天下

（席卷言無餘也）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朞之間海內大定繼
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
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此上二句司馬相如封禪書之詞）天下自以去
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
周洽其猶順䲭風而飛鴻毛也（言其易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倫亦理也）殺人父子妻人婦
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毛草也臣賢案衍集毛字作無今俗語猶然者或古亦通乎）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
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
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

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脩其心而已哉（言當恢廓規摹不可空自清絜徒約束修身而已）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申伯周宣王之元舅也召虎召穆公也吉甫謂尹吉甫也皆周宣王臣並見毛詩夷吾管仲之字也）攘其蝥賊（蝥賊食禾稼蟲名喻姦盜侵漁也蝥音牟）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左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邯鄲謂王郎也真定謂劉揚也）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為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并州陘關也要害之塞故曰名關東觀記作石陘關）年穀獨孰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為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史記子貢說晉君曰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卒音倉忽反）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東觀記曰無謂無賢路有聖人）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

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
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
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
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
孫吳之策孫武吳王闔廬將吳起魏文侯將並著兵書也省群議之是非詳衆
士之白黑白黑猶賢愚也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
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爲
茲伊尹呂望永既素重衍爲且受使得自置偏裨乃以
衍爲立漢將軍東觀記曰時永得置偏裨將五人也領狼孟長屯太原
狼孟縣名屬太原郡故城在今并州陽曲縣東北與上黨太守田邑等繕甲養

士扞衛并土及世祖即位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
與田邑連戰十餘合延不得進邑迎母弟妻子爲
延所獲東觀記曰鄧禹使積弩將軍馮愔將兵擊邑愔悉得邑母弟妻子後邑聞更始敗
乃遣使詣洛陽獻璧馬即拜爲上黨太守東觀記曰遣騎都尉
弓里將諫大夫何叔武即拜邑爲上黨太守因遣使者招永衍永衍等疑不
肯降而忿邑背前約東觀記衍與邑素誓刎頸俱受重任衍乃遺邑書
曰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晉文公重耳避麗姬之難出奔狐偃勸令
返國遂爲霸王子犯即狐偃字也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趙盾晉卿生朔朔娶晉
成公姊爲夫人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滅其族朔
妻有遺腹走公宮趙朔客程嬰公孫杵臼杵臼謂程嬰曰胡不死程
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生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
朔妻生男屠岸賈聞之乃索於宮中夫人置兒於袴中祝曰趙宗滅

乎者啼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程嬰曰今一索不得後必復索之杵臼乃取它嬰兒負之匿山中諸將共攻殺杵臼并孤兒然趙氏眞孤乃在程嬰所即趙武也居十五年晉景公乃立趙武爲卿而復其田邑事見史記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畔赤眉危國三王見更始傳天下蠢動社稷顛隕蠢動諭擾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王擢選剖符專宰大郡文帝初與郡守始爲銅虎符竹使符分持其一以爲瑞信剖即分也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爲國蔽三關謂上黨壺口關石陘關也陘音形奈何舉之以資彊敵開天下之凶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張儀說楚王曰秦下甲攻衛陽晉大關天下胷李斯曰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衍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猶屈膝也左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臣無二心古之制也挈瓶之智守不假器辭見左傳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

懷居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史記曰趙孝成王十韓上黨太守馮亭使人至趙曰韓不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人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趙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必分受也趙王不聽遂發兵取上黨於是秦人圍趙阬其卒四十萬秦又圍邯鄲又攻西周拔之故言憂周趙之憂前年猶往時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誨終免欒高之難延陵邑名吳公子季札所封故以號焉左傳曰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齊見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晏子因陳桓子以納邑與政是以免於欒高之難欒謂子雅高謂子尾皆齊大夫左氏魯昭公八年欒高作難晏子無罪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孫林父衛大夫孫文子也穆子魯大夫叔孫豹也左傳衛侯使孫林父聘魯且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儀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吾子無詞亦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至襄十四年孫林父逐出衛獻公獻公復入國林父遂以戚邑畔是陷於終身之惡以爲伯王聞此至言

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言不過為二壘而已聖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以成勝願自彊於時無與俗同邑報書曰僕雖駑怯亦欲為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間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橫分邑之願也間者上黨黠賊大眾圍城義兵兩輩入據井陘邑親潰敵圍拒擊宗正即劉延自

易其辭晏子春秋曰齊大夫崔杼弑齊莊公乃劫諸大夫明盟有敢不明盟者戟鉤其頸劔承其心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室者盟神視之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者七人而發及晏子晏子奉血仰天曰崔氏無道而殺其君若有能復崔氏而嬰不與盟視之遂俛而飲血崔氏曰晏子與我則齊國吾與共之不與我則戟在脰劔在心子圖之晏子曰劫吾以刄而失其意非勇也回吾以利而背其君非義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回而求福乎劒刃鉤之直矣推之嬰不革矣崔子遂釋之謝息守郕脅以晉魯不喪其邑左傳孟孫之家臣謝息孟孫從魯昭公如楚謝息為孟孫守郕邑晉人來理杞田季孫將以郕邑與之謝息不可曰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謝息曰古人有言挈缾之智守不假器季孫曰吾與子桃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於桃杜預注曰挈缾汲器喻小智也魯國下縣東南有桃虚萊柞二山名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桃萊之利臣賢案謝息得桃邑萊山故言無桃萊之利也但為萊字以棗字文又連桃後學者以桃棗易明桃萊難悟不究始終輒改萊為棗衍集萊作棗或改作秉展轉乖僻為謬矣而被畔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高

爲左右羞之旦邾庶其竊邑畔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庶其邾大夫以邾邑漆閭丘奔魯故言竊邑畔君以要利也牟夷莒大夫竊牟婁及防茲來奔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左傳曰以[illegible]畔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以名其人終爲不義不可滅已[illegible]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彰此所[illegible]三畔人名[illegible]也爲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勠力顯忠[illegible]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illegible]命歸之尚書六義既全敵人紓怨紓緩也上音舒不損[illegible]符之[illegible]足數老幼之命申眉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衔恐伯玉必

誠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爲兵所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謂鄧禹也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言明白也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夏之詞天下存亡誠云命也邑雖没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其誰爲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慾情厭事爲况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君長敬通君長鮑永字也揭節垂組自相署立揭音

其謌反謂魯也蓋仲由使門人爲臣孔子譏其欺天孔子有疾仲由欲使門人爲臣以大夫之禮葬孔子孔子謂曰由之行詐也吾誰欺欺天乎事見論語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衍集鮑永行將軍事安集并州擁兵也太原與太原李仲房同心并力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壹旅聞更始敗故諸國畔也不入壹旅言不征之也彘縣名屬河東郡順帝改曰永安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即上所謂黠賊所圍城者也太谷自太原趣上黨之道不窺言不來救也今并州大谷縣西有大谷是也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權日損三王背畔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若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衛女衛宣公庶子頑之女爲許穆公夫人其兄即戴公也失國曰唁衛懿公爲狄所滅戴公乃亡廬于曹邑許穆夫人閔衛亡思歸唁之不得乃賦載馳之詩事見左傳主亡一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去鄙塞未能

事生安能事死未知爲臣焉知爲王豈厭爲臣子恩爲君父乎欲摇太山而蕩北海言不可也孟子曰挾太山而超北海也事敗身危要思邑言行不從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訛僞也永衍信之故屯兵界休界休縣屬太原郡今汾州縣方移書上黨云皇帝在雍以惑百姓永遣弟叔及子壻張舒誘降涅城東觀記曰叔及舒等謀使營尉李匡先反涅城開門內兵殺其縣長馮晏立故謁者祝回爲涅長涅縣名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潞州鄉縣西涅音奴結反舒家在上黨邑悉繫之又書勸永降永不荅東觀記載邑書曰愚聞丈夫不釋故而改圖哲士不徼幸而出危今君長故主敗不能死新帝立不肯降擁衆而據壁欲襲六國之從與邑同事一朝內爲刎頸之盟興兵背畔攻取涅城破君長之國壞父母之鄉首難結怨輕弄凶器入心難知何意君長當爲此計昔者韓信將軍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執項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亨於

昔智伯分國既有三晉欲大無已身死地分頭為飲器君長銜命出
征擁節徒士亡黨既不能救河東畔不歸取朝有顛沛之憂國有分
崩之禍上無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將
兵不與韓信同日而論威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半不見天時不
知厭足欲明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欲貪天下之利宜及新
主之未為令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為羅網天下為敵人舉足遇
害動搖觸患履深泉之薄冰不為號涉千鈞之發機不知懼何如其
智也絕鮑氏之姓廢子都之業誦堯之言服桀之行悲夫命也張舒
內行邪孽不遵孝友疏其父族外附妻黨已收三族將行其
法能逃不自詣者舒也能夷舒宗者子也永邑遂結怨焉自是
與邑有隙邑字伯玉馮翊人也後為漁陽太守東觀
記曰邑馮翊蓮芍人也其先齊諸田父豐為王莽并著威將軍邑有大
節涉學藝能善屬文為漁陽太守未到官道病徵還為諫議大夫病
卒永衍審知更始已歿乃共罷兵幅巾降於河內
不知冠幘但以一
幅巾飾首而已帝怨衍等不時至永以立功得贖罪
遂任用之立功謂
說下懷而衍獨見黜永謂衍曰昔高祖賞

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季布項羽將數窘漢王漢王即位
赦布以為郎中丁固季布母弟為項羽
將亦窘高祖高祖急顧謂丁固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還高
祖即位丁固謁見高祖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遂斬之今
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記有之人有挑其鄰人之
妻者挑其長者長者詈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
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詈爾者邪曰
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詈人也此並陳軫對秦王之
詞也見戰國策引之
者言已為故主守節亦冀
新帝重之也挑音徒了反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
之臣何患死亡頃之帝以衍為曲陽令曲陽縣名屬
常山郡故城
在今定州彭
城縣西也誅斬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
封以讒毀故賞不行建武六年日食續漢志曰建武六
年九月丙寅晦日

有食之史官不見郡以聞衍上書陳八事其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秩祿八曰撫邊境書奏帝將召見初衍為狼孟長以罪摧陷大姓令狐略是時略為司空長史讒之於尚書令王護尚書周生豐曰衍所以求見者欲毀君也風俗通曰周生姓也豫章舊志曰豐字偉防太山南武陽人也建武七年為豫章太守清約儉惠護等懼之即共排閒衍遂不得入後衛尉陰興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衍遂與之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興及就並光烈皇后母弟也衍集與陰就書曰衍聞神龍驤首幽豈京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聲比則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殷勤論議周密思慮深遠願以微賤蒙聖恩被侯大恩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齎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効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衍不自量願侯白以衍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能飲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惟侯哀憐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恨書奏為司隸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抵死徙其餘至貶黜衍由此得罪嘗自詣獄有詔赦不問衍時又與就書曰奏曹掾馮衍叩頭死罪衍材素愚駑行義汙穢無鄉里之譽內無汗馬之勞猥蒙明府天覆之德華寵重疊閒者掾史覺衍之罪無貽飄山當為灰土賴蒙明察撥其素行復保首領倍知厚德篤於慈父寖淫肌膚滲漉骨髓德重山岳澤深河海前送妻子留縣遭雨逢暑以七月還至陽武聞詔捕諸王賓客惶怖詣闕上事自歸十一日到十二日書報歸田里即日束手詣洛陽詔獄十五日夜詔書勿問得出遭雨又疾大困冀蒙高世之德施以田子老馬之惠贈以秦穆駭馬之恩使長有依歸以効忠心西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八上

列傳卷第十八下

范曄　後漢書二十八

唐章懷太子賢注

馮衍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史記曰魏無知薦陳平於高祖高祖以平為將絳灌等咸譖平曰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居家盜嫂令大王令護軍諸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高祖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拒臣進奇謀之士盜嫂受金又何足疑高祖乃令平尽護諸將也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魏尚槐里人文帝時為雲中守匈奴不近雲中後坐上首虜差六級下之吏罰作之馮唐諫文帝曰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罰太重賞太輕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為雲中守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史記

曰董仲舒為人廉直公孫弘習春秋不如董生弘希時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時膠西王帝兄驕縱弘乃言於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膠西王素聞仲舒亦善待之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史記曰李廣隴西成紀人也為前將軍從衛青討匈奴青不使當匈奴廣乃失道後期青令對簿廣乃引刀自刎知與不知莫不流涕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埶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衍之祖馮參忠正不屈節於王氏五侯參姊為中山王太后後為哀帝祖母傅太后陷以大逆參自殺親疾死者十餘人見前書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回邪也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修

叔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欲遺其財為立基本生業也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論語載孔子言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衍引以為言也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力行謂盡力行善道也禮記曰好學近於智力行近乎仁也而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疏遠壟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罪尤書奏猶以前過不用衍不得志退而作賦又自論曰

馮子以爲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老子德經之詞也言可貴可賤皆非道眞玉形碌碌爲人所貴石形落落爲人所賤賤既失矣貴亦未得言當處才不才之間）風與雲蒸一龍一蛇與道翱翔與時變化夫豈守一節哉（風以雲蒸言相須也東方朔誡子書曰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處化音[illegible]音花）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進退無主屈伸無常故曰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與物趣舍（史記司馬談之詞也言法度是非皆隨時俗物所趨則向之所舍則違之所謂隨時之義也）常務道德之實而不求當世之名闊略杪小之禮蕩佚人間之事（放蕩縱逸不拘恒俗也）正身直行恬然肆志顧嘗好俶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顧猶反也俶儻卓異貌也）喟然長歎自傷不遭（遭遇也）久棲遲於小官不得舒其所懷（棲遲猶偃息也）抑心折節意悽情悲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言食厚祿不當求小利也禮記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伐冰謂卿大夫以上以其喪祭得賜冰故言伐冰也韓詩外傳曰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委積四馬之家不恃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恃牛羊之入也）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韓詩外傳曰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委積之臣不操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也）況歷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益狹居處益貧惟夫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慮時務者不能興其德爲身求者不能成其功（言不可兼也）去而歸家復羈旅於州郡身愈據職家彌窮困卒離飢寒之災有喪元子之禍先將軍葬渭陵哀帝之崩也營之以爲園（奉世爲右將軍即衍之曾祖故言先將軍渭陵元帝陵在長安）

北五十里哀帝義陵在長安北四十六里奉也
墓入義陵塋中所以衍不得入其所而別求也於是足以新豐
之東鴻門之上壽安之中太上皇思東歸乃築豐邑人於此立縣故曰新豐鴻門阪名前
書音義曰在新豐東十七里舊大道北下阪口地勢高敞四通廣大南望酈山
北屬涇渭東瞰河華龍門之陽三晉之路龍門河所經今絳州
縣也三晉謂韓趙魏也西顧豐鄗周秦之丘宮觀之墟豐鄗二水名周文王
都豐武王都鄗秦本封在隴西秦縣周平王東遷以後秦始有岐周之地故總言周秦之丘丘亦墟也通視千里
覽見舊都遂定塋焉衍墓在山北新豐縣南四里退而幽居蓋忠臣
過故墟而歔欷孝子入舊室而哀歎史記曰箕子朝周過殷墟感生禾黍
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殷人聞之皆為流涕禮記檀弓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入室反諸其所養也
而亡焉失之哀於是為甚也每念祖考著盛德於前垂鴻烈於後

迨聘之褶墳墓蕪穢春秋蒸嘗昭穆無列司馬彪注曰墳墓
蕪穢而不修父為昭子為穆昭南面穆北面也年衰歲暮悼無成功將西田牧
肥饒之野殖生產修孝道營宗廟廣祭祀然後闔
門講習道德觀覽乎孔老之論庶幾乎松喬之福
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能入火自燒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能隨風上下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游伊洛
之間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遂仙去也上龍阪陟高岡游精宇宙流目
八紘尹文子曰四方上下曰宇蒼頡篇曰舟輿所留曰宙淮南子曰九州之外乃有八寅八寅之外乃有八紘也歷
觀九州山川之體追覽上古得失之風愍道陵遲
傷德分崩夫覩其終必原其始故存其人而詠其
道疆理九野經營五山眇然有思陵雲之意疆界也理正也

詩曰我疆我理九野謂九州之野經營猶往來五山即五岳也乃作賦自厲命其篇曰顯
志顯志者言光明風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其
辭曰
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開發皆始也爾雅曰春爲發生卉草也楚詞曰獻歲發春兮甲
子之朝兮汨吾西征甲子吉事尚早故以朝言之汨行貌楚詞曰汨吾南征汨音于筆反發
軔新豐兮裴回鎬京軔止車木也將行故發之陵飛廉而太息兮
登平陽而懷傷飛廉觀名武帝元封二年立於長安上有銅飛廉因以名焉前書音義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
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平陽縣名故城在今岐州岐山縣西南悲時俗之險阸兮哀好
惡之無常時既險阸所以好惡不同楚詞曰悲時俗之迫阸也棄衡石而意量兮
隨風波而飛揚衡秤衡也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言時人棄衡石以意測量喻背法度隨風波而飛揚言無

夫採也紛綸流於權利兮親雷同而妒異獨耿介而
慕古兮豈時人之所喜言時俗偏於權利也同已則親之異已則妒之今已不與之同所以
見惡也沮先聖之成論兮邈名賢之高風忽道德之
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沮敗也邈陵也耽亦樂也言時人之行如此遵大路
而裴回兮履孔德之窈冥固衆夫之所眩兮孰能
觀於無形遵循也大路大道也老子曰大道氾兮又曰孔德之容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大象無形孔之爲言空也窈
冥謂幽玄也道以空爲主故無物而不容時俗眩於名利孰能觀大象无形哉行勁直以離尤兮羌
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慚兮遂定志而弗改離遭
也尤過也羌語發声也言古人有爲勁直行而遭尤過者有之矣即屈原賈誼之流也行內自省察不慚於古人遂守志不改也欣
吾黨之唐虞兮愍吾生之愁勤聊發憤而揚情兮

將以蕩夫憂心 傷已不逢堯舜也蕩散也 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病沒世之不稱兮願橫逝而無由 言唐虞往不可攀援而及將來賢哲又不可須期所病終身之後名譽不稱又願縱横遠逝而其路無由也論語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陖雍畤而消搖兮超略陽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 雍縣名屬右扶風故城在今岐州雍縣南畤者止也神靈之所止也史記曰秦幷天下祠雍四時漢加黑帝謂之五時消搖猶觀望也超過也略陽縣名屬天水郡今隴州隴城縣也六親夫婦父子兄弟也 陟九嵕而臨嶻嶭兮聽涇渭之波聲 嶻嶭山一名嵳峩在今三原縣北嶻音才結反嶭音五結反 顧鴻門而歔欷兮哀吾孤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之所生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 零落也吾孫早零即上所謂袁元子者也子既早夭未有邪僻故云誠善之無罪也冥謂地也齎則恨入冥言死而悠恨也

嗟我思之不遠兮豈敗事之可悔雖九死而不眡兮恐余殃之有再波沉瀾而雨集兮氣滂渟而雲披心怫鬱而紆結兮意沉抑而內悲 言已往者託於貴戚之權幾陷誅戮之罪此由我思慮不深遠已敗之事悔之無及雖復九死而日不眡言怨恨之深也楚詞曰雖九死其猶未悔眡即瞑也今縱筋骨自最又恐殃禍至再所以淚落意沉氣憤心結也 瞰太行之嵬峩兮觀壺口之崢嶸 上士耕反下音宏 巔巘兮恨昭穆之不榮 太行山在上黨南壺口山在上黨東[illegible]為韓上黨守以上黨降趙趙封亭三万戶號華陽君其山在上黨其墓在今潞州上黨縣西行在關中遙相望之即序所謂遙視千里覽見舊都者也嵳峩高大貌崢嶸深遠貌 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其不與恥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 待也楚詞曰日忽忽其將暮又曰老冉冉其將至功業不成情多憂憤故赴原野而窮居 昔伊尹之干湯兮

七十說而乃信皐陶釣於雷澤兮槩虞舜而後親
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莫達摯妻子而耕耘
兮委厥美而不伐伊尹名摯負鼎俎以干湯七十說而乃信謂年七十說湯乃得信也皇甫謐帝王記曰伊
摯豐下兌上色黑而短僂身而下声年七十而不遇湯聞其賢設朝礼而見之摯乃說湯致於王道信音申吕氏春秋曰舜陶於河濱
於雷澤今言皐陶未詳雷澤在今濮州雷澤縣東也韓盧抑而不縱兮騏驥絆而
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
髡謂齊王曰韓盧天下之壯犬也淮南子曰絆騏驥而求千里衍喻己有高才而不申所以獨慷慨遠覽非庸庸之徒所能識也識協韻
音志卑衛賜之阜貨兮高顏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
烈兮故收功於此路阜盛也阜積也衍賤子貢貨殖慕顏回樂道所以不從流俗專心貞固者以其
祖考功業隆大若苟求富貴恐致黜辱故於此路收功也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

刑德相林麓之所產兮嘗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
本業兮採軒轅之奇策追周棄之遺教兮軼范蠡
之絕迹周礼五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家語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穀梁傳曰
林屬於山曰麓周礼曰山林動物宜毛植物宜阜淮南子曰汾水濁宜麻洛水和宜麥河水調宜菽洛水輕利宜禾渭水多力宜黍江水肥宜稻管子曰四七
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其水白而甘宜黍秫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其水黃而有臭宜大菽與麥二七一十四尺至於泉其味鹹宜稻與麥此嘗水泉
之所殖也周易曰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軒轅黃帝也大戴礼曰黃
帝時播種百穀草木節用水火財物人得其利周棄帝嚳之子為兒之時其游戲好種樹麻菽美及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人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
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故言遺教軼過也范蠡南陽人事越王句踐苦身戮力竟滅吳報恥既而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與其私屬乘舟浮海
以行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終身不返是絕迹也陟隴山以踰望兮眇然覽
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情惆悵而增傷踰猶遙也古字通

荒八方荒遠之地覽河華之泱漭兮望秦晉之故國憤馮亭之不遂兮慍去疾之遺惑馮亭以上黨降趙秦破趙於長平而亭死故言不遂慍怨也馮去疾爲秦丞相胡亥元年用趙高計始皇大臣以義見誅戮無遺嚴者是遺惑也亭及去疾皆衍之先故遠懷憤怨也泱音烏朗反漭音莽

流山岳而周覽兮徇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入海兮泝淮濟而上征碣石海畔山也在今平州東洞庭湖名也中有洞庭山在今岳州西南衍既不同流俗情多憤怨故假言涉歷江山周流河海岳原云吾將遠逝以自適路脩遠以周流之類也

瞻燕齊之舊居兮歷宋楚之名都哀群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爲墟燕都今薊縣也齊都營丘今臨淄縣也宋都睢陽今宋州也楚初都丹陽在歸州後都郢在今荊州至考烈王爲秦所逼又徙都壽春今壽州也不祀言皆絶也臧文仲曰皋陶庭堅不祀也

馳中夏而升降兮路紆軫而多艱講聖哲之通論兮心惼憶而紛紜紆軫猶盤曲也惼憶猶鬱結也紛紜猶錯亂也惼一音匹面反憶於力反

惟天路之同軌兮或帝王之異政或一作[illegible]

蕩蕩兮禹承平而革命惟思也言思上天之路軌躅則同而帝王政教殊差有異班固曰仰天路而同軌白虎通曰德合天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故言異政也煥文章貌蕩蕩政化平暢貌論語孔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煥乎其有文章蕩蕩乎人無能名焉堯舜同道故兼言之舜禪位於禹禹因承堯舜之後而改制度禪位故曰承平革命也

并日夜而幽思兮終余懷而洟歎矣高陽邈其超遠兮世孰可與論語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楚詞曰心悇憛而懷咸三蒼云悇憛禍福未定也悇音它乎反憛音它紺反本或作惝惝音丑九反惝音丑制反未定也高陽帝顓頊之號也洞亦不定也史記曰高陽洞號又曰高陽氏沈深而有謀疏通而知事以有其謀而疏通故欲與之論事

訊夏啓於甘澤兮澤一作[illegible]帝興之始頌

咸康之載德兮詠南風之歌聲啓禹子也尚書有扈戰于甘之野孔安國注云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故興征之於甘野甘野在今鄠縣啓既德澤同姓相攻故傷帝典之傾易曰德積載史記

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二十餘年而不用周南召南 思唐虞
謂國風之首篇歌文王之德故詠之也非舜南風之歌
之晏晏兮揖稷契與為朋苗裔紛其條暢兮至湯
武而勃興 尚書考靈耀曰放勛欽明文思晏晏鄭玄注曰寬容覆載謂之晏稷名棄棄為堯后稷契為堯司徒契十四
葉孫號湯滅夏桀而王有天下后稷十六葉孫周武
王滅殷紂而王天下勃盛貌也左傳曰其興也勃焉 昔三后之
純粹兮每季世而窮禍弔夏桀於南巢兮哭殷紂
於牧野 三后夏殷周也皆其先能合純粹至末代皆以窮禍湯放桀於南巢武王滅紂於牧野周之季葉幽王為犬
戎所殺也離騷曰昔三后之純粹何桀紂之昌披南巢地名在廬
州巢縣也孔安國曰牧野紂近郊三十里地名也在今衛州也 詔
伊尹於亳郊兮享呂望於酆洲功與日月齊光兮
名與三王爭流 詔召也亳湯都在京兆杜陵享呂望周太師翼周滅殷者也酆文王所都水中可居曰洲
也楊朱號乎衢路兮墨子泣乎白絲知漸染之易
性兮怨造作之弗思 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傷其本同而末異也墨子曰墨子見
染絲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五入之則為五色故染不可不
慎非獨絲也國亦有染湯染伊尹紂染崇侯也先王正道 規摹有常
苟生穿鑿則岐路競起故墨子知
漸染之易性楊朱悲造作之弗思 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
道之將崩拔周唐之盛德兮捃桓文之譎功 薛夫子韓詩章
句曰詩人言雎鳩貞絜慎匹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故人君
動靜退朝入于私宮妃后御見去留有度今人君內傾於色大人見其
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也方言曰捃取也譎詐也齊桓公晉文公
俱有霸功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時周衰政亂桓
文能統率諸侯翼戴天子故取其一切之功也 忿戰國之遘禍兮憎權臣之擅
彊黜楚子於南郢兮執趙武於溴梁 周室衰微七國交爭是為戰國時吳
楚僭號皆稱王孔子修春秋以蠻夷大者不過子故皆黜曰子又春秋
稱公會晉宋衛鄭曹莒邾薛杞于溴梁戊寅大夫盟公羊傳曰諸侯皆
在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
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綴旒然趙武晉卿趙文子也時晉為盟主文子

晉之正卿而為不臣之行故欲執之也溴水名在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爾雅曰梁莫大於溴梁溴音古闃反善忠信之教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於陳蔡兮禽荀息於虞虢申叔楚莊王時賢臣申叔時者也左傳陳夏徵舒弒靈公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因滅陳為縣申叔時諫莊王曰夏徵舒殺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諸侯之從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終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乃復封陳聘謂問之也時惟在陳而兼言蔡者蓋以陳蔡相近因連言之也荀息晉大夫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産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假道於虞以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誅犂鉏之介聖兮討臧倉之愬知娸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犂鉏齊大夫介猶閒也韓子曰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犂鉏曰去仲尼猶吹毛耳君何不遺魯公以女樂以驕其意魯君樂之必怠於政仲尼必諫諫而不聽必輕絕魯景公曰善乃令犂鉏以女樂遺魯哀公樂之果怠於政仲尼諫不聽遂去之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曰他日君出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吾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孟子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君為來見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來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愬猶譖也知謂明於事也子反楚大夫也名側案娸字丑悅音往恭反勉也東觀記作譏字此雖作娸蓋亦譏剌之慝也春秋經書宋人及楚人平公羊傳曰外平不書此何以書貶曷為貶平者在下何休注云譏子反華元專盟不受君命故貶之然則子反違命盟蓋以平宋城下而言彭城者彭城宋之邑故舉以言之左傳宋大夫魚石等出奔楚楚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宋人圍彭城楚子重救彭城伐宋此言子反蓋衍謬也知曰不然或別有所據管仲齊桓公之相名夷吾夷儀邢邑也狄人滅邢管仲輔齊桓公築夷儀以封邢邢遷如歸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不為己動也是故天下歸之唯能用管夷吾而霸功立事見國語以其能輔主成業故就夷儀而爵賞也疾兵革之寖滋兮苦攻伐之萌生沈孫武於五湖兮斬白起於長平寖漸也孫武吳王闔閭將也善用兵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虞翻云太湖有五道故謂之五湖隔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為五湖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在今湖州東也史記曰白起郿人也事秦昭王以上將軍擊趙於長平前後阬斬首虜四十五萬長平地名在今澤州也惡叢巧之亂世

兮毒從橫之敗俗流蘇秦於洹水兮幽張儀於鬼

谷 叢細也毒恨也關東為從關西為橫蘇秦洛陽人也師事鬼谷先生為從說說關東六國為從親以畔秦會於洹水之上刎白馬而盟張儀魏人也與蘇秦同師為關西橫說說關西六國令事秦皆尚詐不遵道德洹水出汲郡林慮縣鬼谷名即鬼谷先生所居地在今洛州洛陽城北言或作聚義亦通

澄德化之陵遲兮烈刑罰之峭峻

燔商鞅之法術兮燒韓非之說論 陵遲言頹替也澄猶清也烈猶盛也商鞅姓公孫氏好刑名之學事秦孝公孝公使人什五相司紀禁相連坐不告姦者要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行之四年秦人富彊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亦好刑名法術之學口吃不能言善著書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難十餘萬言皆尚法術少恩仁因並見史記

誚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滅

先生之法則兮禍寖漫而弘大 誚責也跋扈猶強梁也李斯上蔡人為秦丞相上書曰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惑亂黔首臣請非秦記皆燒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皆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可是滅先王之法則

援前聖以制中兮矯二主之驕奢 [illegible]

絳臺兮饗椒舉於章華 援引也矯正也盬飾也女齊晉大夫司馬侯也絳晉國所都國語曰晉平公為九層之臺又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曰自其父之死吾莫與事君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者晏齊事君必有規諫必諫作臺但書典數十無以言耳椒舉楚大夫伍舉也 饗食宴也章華臺名在南郡華容縣楚語曰靈王為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王曰臺美乎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為美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今君為此臺國人疲焉財用盡焉年穀不知其美二主謂晉楚之君二或作亡

摛道德之光耀兮匡衰世之眇風 褒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 摛布也眇微也公羊傳曰宋公與楚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曰請迫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於險吾雖亡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擊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季札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封於延陵兄弟四人札最少而

賢壽夢卒諸兄欲立之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湫音烏萌反撫仁智之英華兮激亂國
之末流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嬰於營丘撫循也鄭僑鄭大夫
公孫僑也溱洧鄭二水名鄭詩曰溱與洧劉其清矣晏嬰齊大夫晏平仲也尔雅曰水出其左曰營丘齊有營丘周衰政亂子產晏嬰皆
有賢行輔其君也事見左傳國語日曀曀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
何九州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南北曀曀陰暗貌也詩曰曀曀其陰楚詞
曰回朕車以復路及行迷之未遠駟素虯而馳騁兮乘翠雲而相佯就
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四馬曰駟虯龍之無角者也楚詞曰駟三虯以乘鷖
兮尒雅曰馬高八尺爲龍司馬相如曰駟蒼螭兮六素虯相佯猶逍遙也伯夷孤竹君之子周武王時義士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楊雄
反騷曰將折中乎重華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至殷武丁時武丁欲以爲相光不從遂投於梁
山衍退不仕與務光辭相佯事相得故曰愈明愈猶益也歎子高於中野兮遇伯成而
定慮欽真人之德美兮淹躊躇而弗去莊子曰伯成子高唐虞時爲諸
侯至禹爲天子子高去而耕禹往見之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
舜舜授予子去而耕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理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
民勸不罰而人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
盍行無留吾事耕而不顧欽誠也真人即謂子高躊躇猶踟躕也東觀
記曰高字作喬謂仙人王子喬也義亦通
意斟愖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與
求善卷之所存兮遇許由於負黍軔吾車於箕陽
兮秣吾馬於潁滸聞至言而曉領兮還吾反乎故
宇斟愖猶豫也澹定也俟待也容與猶從容也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吾何以天下
爲哉遂入深山莫知所終許由字武仲堯時高士隱居箕山堯以天下讓由由不受惡聞其言逃洗耳於潁水負黍亭名在洛州陽城縣西
南許由冢在其南秣謂食馬以粟字林曰滸水涯也愖音市林反或作堪字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
物之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自此以下既反故宇

乃欲尋躋天地究極陰陽幽奧謂深邃也維綱維宗指也五德五行之德也施之於物則為金木水火土施之於人則為仁義禮智信也

躍青龍於滄海兮豢白虎於金山鑿巖石而為室兮託高陽以養僊神雀翔於鴟崖兮玄武潛於嬰冥伐朱橫而四望兮採三秀之華英天有二十八宿成龍虎龜鳳之形在地為[illegible]東方為青龍西方為白虎前方為朱雀北方為龜蛇豢養也[illegible]山西方之精也神雀謂鳳也玄武謂龜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嬰冥猶窈昧所謂幽都也既反故字欲鑿巖石為室託高明之處以養神仙又欲言龍常時在四面為其威援也前書曰仙人好樓居以云伏朱漢而四望也詞曰採三秀於山間芝也又曰謂芝草也東觀記及衍系秀字奇也又字作靈下云食五芝之茂英此皆足以芝不宜重說伯不知芝奇是何草也若改為秀為秀琭之矣昔

前修之奇節兮曜往昔之光動被綺季之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綺季綺里季也前修猶前賢也綺季六也楚詞曰謇吾法夫前修又曰紛獨有此芳節往昔光動謂衍之先人有功勞於前代也

寄吁嗟之類也今已絕往賢之高節所以光曜也綺季四皓之一書曰四皓隨太子入侍髮皆白衣冠甚偉楚漢春秋曰四人冠佩服環環衣服甚鮮故言麗服也楚詞曰雖留夷與揭車雜杜衡與芬芷屈原皆喻身有令德故衍欲揚其靈芬也

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洋洋飲六醴之清淥兮食芝之茂英岌岌高貌洋洋美也楚詞曰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王逸注云傷已懷德不用故高其冠長其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也六醴六氣也楚詞曰餐六氣而飲沆瀣茅君內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一曰龍仙芝似交龍之相負服之為太極仙卿第二名參成芝赤色有光其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服之為太極大夫第三名燕胎芝其色紫形如葵葉上有燕象光明洞徹服一株拜為太清龍虎仙君第四名夜光芝其色青其實正白如李夜視其實如月光照洞一室服一株為太清仙官第五名曰玉芝剖食拜三官正真御史

捷六枳而為籬兮築蕙若而為室播蘭芷於中庭兮列杜衡於外術自此以下謂築室也術道也[illegible]身行道依仁履義循屈原高行[illegible]也枳芬木也晏子曰江南為橘江北為枳枳之為木多刺可以[illegible]

辭此云六枳東觀記作八枳案周書小開篇曰嗚呼汝何敬非寶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登登皇皇枳維在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意言上下相維遞為藩蔽也其數有八與東觀記同此言六蓋誤也杜若香草也蘭即澤蘭也芷白芷也一名將離一名

攢射干雜蘼蕪

芎藭者蘼蕪其葉若茇其臭如蘼蕪術路也

兮構木蘭與新夷光扈扈而煬燿兮紛郁郁而暢美華芳曄其發越兮時恍忽而莫貴非惜身之埳軻兮憐眾美之憔悴

攢聚也射干烏翣也蘼蕪似蛇牀而香其根即芎藭也木蘭樹也香宗俱似者而皮辛新夷亦樹也其花甚香扈扈光彩盛也煬通也郁郁香氣也曄盛也發越香氣旁射也司馬相如曰煌煌扈扈照曜巨野又曰郁郁菲菲眾香發越怳忽猶輕忽也楚詞曰然然名軻而留滯王逸曰埳軻不遇也說文曰擯斥沙漠猶草木之遇嚴霜芳遇風霜而零落也皆韻是也晉協韻

游精神於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處清靜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

大宅謂天地之間也老子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樂音五孝反

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鸞回翔索其群兮鹿哀鳴而求其友

此言所居之處山林飛走之類也哀求也詩曰求其友聲也

誦古今以散思兮覽聖賢以自鎮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陂山谷而閒處兮守寂寞而存神

鎮重也言之聖賢以自鎮也以守道故覽聖賢以自鎮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玄者幽遠之謂也老子曰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又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所寶又曰名與身孰親陂猶依也道是也道故常存神

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顯位於陵子之灌園兮似至人之髣髴蓋隱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窘冥兮配喬松之妙節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見焉曰

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
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
尾於塗中乎使者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列
子貧[illegible]曰於陵子終[illegible]楚王欲以為相使使者往[illegible]
於[illegible]東[illegible]而為人灌園[illegible]曰[illegible]君於[illegible]子也
異[illegible]言[illegible]也二子[illegible]一時而[illegible]右[illegible]
及從道之精[illegible]之術[illegible]
晚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之妙郎也惟吾志之所[illegible]
固與俗其不同[illegible]而高引乎願觀其從容無論
守道與俗不同[illegible]也凡言[illegible]在己之言
也行雖擯斥當年身窮[illegible]令聞期[illegible]
顯觀其羅宗郎位又多短衍以文[illegible]
家衍堅比地女任氏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婢也
兒女常自操井臼老竟逐之[illegible]堙於時
武帝書曰天地之[illegible]人有喜婚夫婦之道義有[illegible]
[illegible]宗之[illegible]

壞五十之母兄尚其門五年已來日甚歲劇以白為黑以非為是造作
端末妄生首尾無罪無辜讒口嗷嗷亂匪降天生自婦人青蠅之心
不重破國妒婦之情不憚喪身牝雞之晨唯家之索古之大患今始
於衍醉飽過差輒為桀紂房中調戲布散海外張目抵掌有為無
痛徹倉天毒流五臟愁令人不賴生忿令人不顧禍入門著床繼嗣
不育紡績織紝了無女工家貧無僮賤為匹夫故舊見之莫不悽愴
曾無憫惜之恩唯一婢武達所見頭無釵澤面無脂粉形骸不蔽手
足抱土不原其窮不揆其情跳梁大叫呼若入冥販糖之妾不忍其
態計婦當去久矣念兒曹小家無它使哀憐姜為當為奴婢惻惻焦
心事事腐腸諂諛籍籍不可聽聞暴害此婢不死如髮半年之間膿
血橫流婢病之後姜竟舂炊系又觸冒泥塗心為愴然纏纒放散冬
衣不補端坐化亂一縷不貫既無婦道又無母儀忿見侵犯恨見狼
藉依倚鄭令如居天上持質相劾詞語百車剱戟在門何暇有讓
百薦環合何可殫載宗達人解說詞如循環口如布穀縣幡竟
天誓鼓動她心不為惡身不為搖宜詳居錯且自為計無以上書
告訴相恐狗吠不驚自信其情不去此婦則家不寧不去此婦則
家不清不去此婦則福不生不去此婦則事不成自恨以華盛時
不早自定至於垂白家貧身賤之日養痈長疽自生禍殃衍以室
家紛然之故捐棄衣冠側身山野絕交游之路杜仕宦之門然有
闔門不出心專耕耘以求衣食何敢有功名之路哉

大志不戚戚於貧賤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金謂印也紫謂綬也揭持也音求謁反）不求苟得常有陵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於懷（槩猶肩也金或作槩）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曳猶頓也）猶庶幾名賢之風修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爲後世法居貧年老卒于家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衍集有問交一篇慎情一篇）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衍集見有二十八篇）肅宗甚重其文子豹

豹字仲文年十二母爲父所出後母惡之嘗因豹夜寐欲行毒害豹逃走得免敬事愈謹而母疾之益深時人稱其孝（衍與宣子書曰居室之義人之大倫思厚[illegible]和之節樂定金石之固又自易前之不良比有去兩婦之名事誠不得不然豈中心之所好哉觀其書意似出妻又見出之）長好儒學以詩春秋教麗山下（麗音力之反）鄉里爲之語曰道德彬彬馮仲文（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鄭玄注彬彬雜半貌也）舉孝廉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閤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敕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是時方平西域以豹有才謀拜爲河西副校尉和帝初數言邊事奏置戊己校尉城郭諸國復率舊職遷武威太守視事二年河西稱之復徵入爲尚書永元十四年卒於官

論曰夫貴者負埶而驕人才士負能而遺行其大
略然也二子不其然乎史記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引車下道子方不爲禮太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驕人則失其國大夫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同之哉此負能而遺行也負恃也馮衍之引挑妻之辭得矣
夫納妻皆知取詈己者而取士則不能何也豈非
反妒情易而恕義情難光武雖得之於鮑永猶失
之於馮衍自此以上皆華嶠之詞夫然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
守節故亦弥阻於來情嗚呼衍爲更始李哀既降執義守節既行之於己光武怨而不用故言義直所以見屈於既往也則守節之人見衍被黜弥阻難於將來
贊曰譚非讖術衍晚委質道不相謀詭時同失詭違也言二人之道不相同以俱以違時咸被擯斥也體兼上才榮徼下秩

後漢書列傳卷第十八下

列傳卷第十九　范曄　後漢書二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注

申屠剛　鮑永子昱

郅惲

申屠剛字巨卿扶風茂陵人也七世祖嘉文帝時為丞相剛質性方直常慕史鰌汲黯之為人史記曰史鰌字子魚衛大夫也論語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前書汲黯字長孺武帝時為主爵都尉好直諫時人謂之汲直仕郡功曹平帝時王莽專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馮衛二族不得交宦剛常疾之馮謂馮昭儀平帝祖母也衛謂衛姬平帝母也號中山大后王莽專政馮衛二族皆不得至京師交通仕宦見前書及舉賢良方正因對策

曰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懼驚貌也音紀位反刻猶責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誹謗禁割論議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乖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旌幡也淮南子曰禹縣鍾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鍾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之義也孔安國注尚書曰開闢四方之門未開者謂廣致眾賢也明四目謂廣視於四方使下無壅塞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見尚書大傳曰武王入殷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無故無新唯仁之親動順天地舉指不失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尚書曰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言周公既還政成王宜其自退今復為相故不悅也四國謂管蔡商奄也成王幼小周公攝政四國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夫子母之性天道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繈緥免離也平帝即位時年九歲故云始免繈緥前書音義曰繈落也緥被也緥或作褓也即位以來至親分離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尊至卑其執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為怨姦

臣賊子以之爲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傅
非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衆
不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
割恩寵不加後（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周公相成王先封伯禽於魯令就國守封後爲伯禽也周公身既尊
寵不令伯禽復加榮貴以自抑損也東觀記曰昔周公豫防禍首先遣伯禽守封於魯離斷至親以義割恩使已尊寵不加其後）
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自伯禽至頃公爲楚考烈王所滅凡三十四公魯以周公大聖之後故郊
祀配天如天子之禮）霍光秉政輔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爲忠直
而尊其宗黨摧抑外戚（昭帝時霍光輔政其子禹及兄孫雲山等皆中郎將奉車都尉
昆弟諸壻皆奉朝請給事中唯昭帝外家趙氏無一在位者）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
之後受禍滅門（霍光薨後其子禹宣帝時爲大司馬謀反發覺禹要斬母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方

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傅之任以此思化則
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
攸歎（說苑曰孔子讀易至損益則喟然而歎子夏問曰夫子何爲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之矣）持滿
之戒老氏所慎（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已止也言執備必傾不如止也）蓋功冠天
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今承衰亂之後繼重
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斂重數苛吏奪其時貪夫侵
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夭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
行衆止竊號自立（興軍而行擁衆而止無畏懼於危亡也）攻犯京師燔燒
縣邑（平帝元始二年陽陵人任橫等自稱將軍盜武庫兵攻官寺出囚徒也）至乃訛言積弩
入宮宿衛驚懼自漢興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

姦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尚書大傳曰貌之不恭厥極惡言之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極疾聽之不聰厥極貧心之不睿厥極凶短折皇極不建厥極弱也）王者承天順地典
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
陛下宜遂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
遵孝文之業（文帝即位使將軍薄昭迎薄太后於代剛欲使平帝迎中山太后至京師者也）差五
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五品五常之教也尚書舜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左傳史克曰舜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
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職（冗散也）使得
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之端
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

元后下詔曰剛所言僻經妄說（元后元帝后王莽之姑也）違背大
義其罷歸田里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
蜀往來二十餘年及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
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
天所去也伏念本朝（謂光武也）躬聖德舉義兵龔行天
罰所當必摧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
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
酬人望為國立功可以求年（今文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也）嫌疑之
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
可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

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
乘者哉烈士傳曰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為死友欲仕於楚道阻遇雨雪不得行飢寒自度不俱生伯桃謂角哀曰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内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我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楚平王愛角哀之賢以上卿禮葬伯桃角哀夢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正若荊將軍冢相近今月十五日當大戰以決勝負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此沒身不負然諾之信也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
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言從漢何畏附蜀何利而久疑不決夫未至豫言
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
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顧不納遂畔從述建
武七年詔書徵剛剛將歸與囂書曰愚聞專己者
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
姿猶屈己從眾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
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
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為鄉里所推廊廟
之計既不豫定廊廡下屋也廟太廟也國事必先謀於廊廟之所也動軍發眾又不
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
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眾疑惑人懷顧望
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
事急則計易其勢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
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
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徼幸此

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易繫辭之言也如未蒙
祐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
臣之節汙傷父子之恩不從君命是亂君臣之節也遣子入質而背之是傷父子之恩也衆
賢破膽可不慎哉囂不納剛到拜侍御史遷尚書
令光武嘗欲出遊剛以隴蜀未平不宜宴安逸豫
諫不見聽遂以頭軔乘輿輪帝遂爲止軔謂以頭止車輪也王逸
注楚詞曰軔止輪木也時內外羣官多帝自選舉加以法理嚴
察職事過苦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臣
莫敢正言剛每輒極諫又數言皇太子宜時在東
宮簡任賢保以成其德帝並不納以數切諫失旨
數年出爲平陰令復徵拜太中大夫以病去官卒
於家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也屯留今潞州縣也父宣哀帝時
任司隸校尉爲王莽所殺莽輔政誅不附己者故殺宣永少有志
操習歐陽尚書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事伏生受尚書見前書事後母至孝妻
嘗於母前叱狗而永即去之初爲郡功曹莽
以宣不附己欲滅其子孫都尉路平承望風旨規
欲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爲吏常置府中永因
數爲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篡逆之策諫每戒永曰
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

喪歸扶風路平遂收永弟升太守趙興到聞乃歎曰我受漢茅土 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封諸侯則各割其方面土與之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使歸立社也 不能立節而鮑宣死之豈可害其子也勑縣出升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興遂駕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匈乃止 當匈以胷爲之也 後數日莽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得自置偏裨輒行軍法永至河東因擊青犢大破之更始封爲中陽侯 中陽縣屬西河郡今汾州孝義縣也 永雖爲將率

而車服敝素爲道路所識 東觀記曰永好文德雖行將帥常衣皁襜褕路稱鮑尚書兵馬俗本或有馬上加不者誤也 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 風俗通曰儲姓齊大夫儲子之後也 持節徵永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 東觀記曰封大伯所持節於晉陽傳舍壁中遣信人馳至長安也 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 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束首也 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 幸希也 帝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

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帝大喜東觀記曰永說下懷上大喜與永對食賜永洛陽商里宅東觀記曰賜洛陽上商里宅陸機洛陽記曰上商里在洛陽東北本殷頑之所居故曰上商里宅也固辭不受時董憲裨將屯兵於魯侵害百姓乃拜永為魯郡太守永到擊討大破之降者數千人唯別帥彭豐虞休皮常等各千餘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闕里無故荊棘自除闕里解見明紀從講堂至于里門永異之謂府丞及魯令曰方今危急而闕里自開斯豈夫子欲令太守行禮助吾誅無道邪乃會人衆修鄉射之禮請豐等共會觀視欲因此禽之豐等亦欲圖永乃持牛酒勞饗而潛挾兵器永覺之手格殺豐等禽破黨與帝嘉其略封為關內侯遷揚州牧時南土尚多寇暴永以吏人痍傷之後乃緩其銜轡銜轡喻法律以控御人也說苑曰理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急於其銜轡者非千里之御也示誅彊橫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會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孫弟子建武十一年徵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東觀記曰時良從送中郎將來歙喪還入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故中郎將來歙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案良諸侯藩臣蒙恩入侍知

尊彰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由是朝廷肅然
莫不戒慎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
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其見
憚如此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墓在今萬年縣東北南北爲阡東西爲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
過墓不拜雖以獲罪司隸所不避也遂下拜哭盡
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
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大夫張湛對曰仁
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行
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後大司徒韓歆坐事建武十五年歆以直諫免也永固請之不得以此忤帝意出為東海相坐
度田事不實被徵諸郡守多下獄永至成皐詔書
逆拜為兗州牧便道之官東觀記詔書迎下永曰君晨夜冐犯霜露精神亦已勞矣以君帷幄近臣其以永為兗州牧也視事三年病卒子昱

論曰鮑永守義於故主斯可以事新主矣恥以其
衆受寵斯可以受大寵矣若乃言之者雖誠而聞
之未譬譬猶時也豈若進之悦易以情納持正之忤難
以理求乎言諂曲則易入剛直則難進也誠能釋利以循道居方以從
義均直君子之槩也

昱字文泉少傳父學客授於東平建武初太行山

中有劇賊太守戴涉聞昱鮑永子有智略乃就謁請署守高都長（高都縣屬上黨郡故城在今澤州也）昱應之遂討擊羣賊誅其渠帥道路開通由是知名後爲沘陽長政化仁愛境內清淨（東觀記曰沘陽人趙堅殺人繫獄其父母詣昱自言年七十餘唯有一子適新娶今繫獄當死長無種類涕泣求哀昱憐其言令將妻入獄解械止宿遂任身有子也）荆州刺史表上之再遷中元元年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檄軍書也若今之露布也）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官儀曰羣臣上書曰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凡制書皆璽封尚書令重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昱在職奉法守正有父風永平五年坐救火遲免後拜汝南太守郡多陂池歲歲決壞年費常三千餘萬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洫渠也以石爲之猶今之水門也）水常饒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十七年代王敏爲司徒賜錢帛什器帷帳除子德爲郎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肅宗召昱問曰旱旣大甚將何以消復災眚對曰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論語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逮坐者在汝南昱府主劾之也）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書大獄一

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為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蠲除禁錮興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帝納其言（東觀記曰時司徒例訟久者至十數年比例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昱奏定辭訟七卷決事都目八卷以齊同法令息遏人訟也）四年代牟融為太尉六年薨年七十餘子德修志節有名稱累官為南陽太守時歲多荒災唯南陽豐穰吏人愛悅號為神父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橫舍（橫學也字又作黌）備俎豆黻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在職九年徵拜大司農卒于官子昂字叔雅有孝義節行初德被病數年昂俯伏左右衣不緩帶及處喪毀瘠三年抱負乃行服闋遂潛于墓次不關時務舉孝廉辟公府連徵不至卒於家

郅惲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也（潛夫論曰周先姞氏封於燕河東有郅都汝南有郅君章音與古姞同而其字異然前書音義曰郅音之日反）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韓韓嬰也作詩內外傳嚴嚴彭祖也受公羊於眭孟專門教授見儒林傳）明天文歷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惲乃仰占玄象歎謂友人曰方今鎮歲熒惑並漢分翼軫之域（爾雅曰中央鎮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翼軫者南方鶉尾之宿楚之分野孔演圖曰卯金刀名為劉中以東南世荊州故為漢分也）去而復來漢必再受命福歸有德如有順天發策者必成大功時

左隊大夫逯並素好士王莽以潁川為左隊郡守為大夫逯姓並名也風俗通曰逯秦邑也其大夫氏焉逯音錄惲說之曰當今上天垂象智者以昌愚者以亡昔伊尹自鬻輔商立功全人鬻自衒賣也史記曰伊尹欲干湯而無因乃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乃任以國政也惲竊不遜敢希伊尹之蹤應天人之變明府儻不疑逆俾成天德並奇之使署為吏惲不謁曰昔文王拔呂尚於渭濱高宗禮傅說於巖築桓公取管仲於射鉤故能立弘烈就元勳未聞師相仲父而可為吏位也師呂望也相傅說也仲父管仲也非闚天者不可與圖遠君不授驥以重任驥亦俛首裹足而去耳惲以驥自喻因自稱驥史記曰吳兵入郢申包胥走秦求救晝夜馳驅足踵蹠盩裂裳裹足鶴立秦庭盩音竹二反

遂不受署西至長安乃上書王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機衡北斗也含元包一甄陶品類前書志曰太極元氣含三為一謂三才未分包而為一甄者陶人旋轉之輪也言天地造化品物如陶匠之成眾品者也顯表紀世圖錄豫設表明也紀年也言天豫設圖錄之書顯明帝王之年代也漢歷久長孔為赤制言孔丘作緯著歷運之期言漢家之制漢火德尚赤故云為赤制即春秋感精符云墨孔生為赤制是也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轉禍為福上天垂戒謂鎮歲熒惑並在漢分也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盛衰享受也永長也漢家受天長命運祚未絕勸莽當順其時之盛衰衰則取之盛則還也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是不免

於竊位也竊盜也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堯舜咸備天之所有猶不自與以位禪人言堯之禪舜舜禪於禹也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即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讖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脅惲令自告狂病恍忽不覺所言惲乃瞋目詈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須冬會赦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遁隱也蒼梧山名也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山焉舜之所葬也在今永州唐興縣東南建武三年又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惲名乃禮

請之上為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誓眾曰無權人不備窮人於危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惲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解見順紀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問武王曰何日至殷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殷郊膠鬲行天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吏諫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故能獲天地之應剋商如林之旅天地之應謂夜雨止畢陳白魚入舟之類剋勝也商殷號也旅衆也如林言衆多尚書曰武王伐紂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

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七年後還京師而上論之〔音時掌反〕惲恥以軍功取位遂辭歸鄉里縣令卑身崇禮請以為門下掾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東觀記曰子張父及叔父為鄉里盛氏一時所害也〕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垂歿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也〔言子在吾負憂子仇未能報而不須手自惲錄子若亡吾負為子手刃仇人更不須心懷憂也〕子張但目擊而已〔目擊謂熟視之也莊子曰目擊而道存也〕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見而氣絕惲因而詣縣以狀自首令應之遲〔縣令不欲其自首詣獄故應對之緩也〕惲曰

為友報讎吏之私也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以生非臣節也趨出就獄令跣而追惲不及遂自至獄令拔刃自向以要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惲若不去欲自刺以明心也〕惲得此乃出因病去久之太守歐陽歙請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饗會百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時臨饗禮訖歙教曰西部督郵繇延〔繇姓名繇之後繇音遙〕天資忠貞稟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眾儒共論延功顯之于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養德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坐愀然前曰司正舉觥〔愀變色貌司正主禮儀者觥罰爵也以角為之詩小雅曰兕觥〕

其觥曰酒思柔觥音古横反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柰延負性貪邪

外方內負言延外示方直而內實柔弱也孔子曰色厲而內荏朋黨構姦罔上害

人所在荒亂怨慝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股肱以直

從曲此既無君又復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歙色慙

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

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

敬奉觥遂受罰也惲乃免冠謝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

服左傳曰舜臣堯乃流四凶族尚書曰乃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也讒

言弗庸孔任不行庸用也孔甚也任佞也故能作股肱帝用有

歌尚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惲不忠孔任是昭昭顯也惲自責不忠故使甚佞之人昭顯

也豺虎從政豺虎喻歙以比繇延也既陷誹謗又露所言謂對歙

顯言於繇延之罪也罪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歙曰是重

吾過也遂不讌而罷惲歸府稱病延亦自退

鄭敬素與惲厚見其言忤歙乃相招去曰子廷爭

繇延君猶不納延今雖去其埶必還言歙後必召延也直心

無諱誠三代之道三代夏殷周也論語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然道不同者

不相爲謀吾不能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之

乎惲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爲忠量其君之

所不能爲賊孟子對齊宣王曰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不孟子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歟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

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此彊其君之所不能為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惲業已彊之矣障君於朝障蔽也君謂欽也言欽將以牛酒賞縣延而惲障蔽不聽之既有其直而不死職罪也延退而惲又去不可敬乃獨隱於弋陽山中弋陽縣屬汝南郡前書云弋陽山在縣西北也居數月欽果復召延惲於是乃去從敬止漁釣自娛留數十日惲志在從政既乃喟然而歎謂敬曰天生俊士以為人也鳥獸不可與同羣論語孔子之言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而父老堯舜乎若為巢父許由則以堯舜為父老之人也

敬曰吾足矣初從生步重華於南野步猶尋也重華舜字也南野謂蒼梧也謂來歸為松子赤松子也敬以歸鄉隱遁自謂同之也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至崑崙山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得仙俱去也今幸得全軀樹類樹類謂有胤嗣還奉墳墓盡學問道敬汝南人今隱弋陽不離墳墓雖不從政施之有政是亦為政也論語孔子之言也言隱遁好道在家孝悌亦從政之義也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性命勿勞神以害生惲於是告別而去敬字次都清志高世光武連徵不到謝沈書曰敬調者不脩人倫新遷都尉逼遷為功曹廳事前樹時有清汁以為甘露敬白府[illegible]不能致甘露此樹清木汁耳辭病去隱處精學[illegible]陰就虞延並辭不行同郡鄧敬因折芰為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娛光武公車徵不行案王莽改新蔡縣為新遷也

惲遂客居江夏教授郡舉孝廉為上東城門候洛陽城東面北

頭門也帝嘗出獵車駕夜還惲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間惲曰火明遼遠遂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東面中門也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遊田以萬人惟憂槃樂也尚書無逸曰文王不敢槃于遊田以萬人惟政之共也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未至之戒誠小臣所竊憂也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參封縣屬琅邪郡後令惲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建武十七年廢惲乃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得猶制御也司馬遷曰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

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左右猶向背也言其不有等后既廢而太子意不自安惲乃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纖介放逐孝子家語曰曾參妻爲黎烝不熟因出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曾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子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知其得免於非乎遂不娶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及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帝竟聽許惲再遷長沙太守先是長沙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

火火爲之滅惲甚異之以爲首舉後坐事左轉芒
長芒縣屬沛國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北一名臨睢[redacted]東觀記曰坐前長沙太守張禁多受遺送千萬以惲不推[redacted]左遷也
又免歸避地教授避地謂隱遁也東觀記曰芒丞[redacted]龍奚六盜丁仲錢阿擁之加笞八百不死入見惲稱
仲健惲怒以所杖鐵杖捶龔龔出怨[redacted]遂殺仲惲故坐免著書八篇以病卒子壽
壽字伯考善文章以廉能稱舉孝廉稍遷冀州
刺史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類不檢節
類猶皆也壽案察之無所容貸乃使部從事專住王國
又徙督郵舍王宮外近王宮置督郵舍以察王得失動靜失得即時騎
驛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於是藩國畏懼並爲遵
節視事三年冀土肅清三遷尚書令朝廷每有疑
議常獨進見肅宗奇其智策擢爲京兆尹郡多彊
豪姦暴不禁三輔素聞壽在冀州皆懷震竦各相
檢敕莫敢干犯壽雖威嚴而推誠下吏皆願效死
莫有欺者以公事免復徵爲尚書僕射是時大將
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
詣壽有所請託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
恣引王莽以誡國家是時憲征匈奴海內供其役
費而憲及其弟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
之壽以府臧空虛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譏刺憲等
厲音正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

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䟽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
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
聽歌謠於路 歌謠謂詩也禹置敢諫之幡解已見上禮記王制曰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玄注云陳詩[redacted]采其詩而示之
爭臣七人以自鑒照 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 考知政理違失
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
書僕射郅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
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
以爲壽機密近臣匡救爲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
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
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以
昌不以誹謗爲罪 史記趙良謂商君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嘿嘿以亡 請
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
國家以爲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
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爲壽也 論語曰侍於君子有三愆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也
忠臣盡節以死爲歸臣雖不知壽度
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
之化 鄭玄注尚書考靈耀云道德純備謂之塞寬容覆載謂之晏 杜塞忠直垂譏無窮
臣敞謬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塡牢獄先
壽僵仆萬死有餘書奏壽得減死論徙合浦 今廣州縣
未行自殺家屬得歸鄉里

贊曰鮑永沈吟晚乃歸正志達義全先號後慶晹曰先號咷而後笑謂初凶後吉也申屠對策郅惲上書有道雖直無道不愚

列傳卷第二十上　范曄　後漢書三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一　蘇竟

二　楊厚

蘇竟字伯况扶風平陵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各一人竟爲講尚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典校書拜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都郡帝使偏將軍隨弟屯代

郡隱姓第名也第音悌竟病篤以兵屬第詣京師謝罪拜侍中
數月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南陽陰
縣為寇陰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襄州穀城縣界北而劉歆兄子龔為其謀
主臣賢案前書及三輔決錄並云向曾孫今言歆兄子則不同也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
之曰君執事無恙執事猶言左右也不敢斥人故呼其執事者亦猶曰左右也走昔以摩
研編削之才走謂馳走之人謙稱也猶司馬遷與任少卿書云牛馬走之類也說文曰編次也削謂簡也一曰削書刀
也研音五見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劉歆為王莽國師公也
自依依末猶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傷不遇人
無愚智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
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智果智伯臣也逝去也戰
國策曰智伯與韓魏共圍趙智伯之臣智果說智伯曰韓魏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晉陽旦暮將救之而饗食其利乃
有它心不可子勿復言智果見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其後韓魏乃反殺智伯三分其地果或作過陳平知
項王為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陳平初事項羽
後知羽必敗乃杖劍度河歸漢見前書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牙延岑字叔牙屈節謂臣
事也乃後覺悟棲遲養德爾雅曰棲遲息偃也言後息偃養德不復事延牙也詩小雅曰或棲遲偃
仰先世數子又何以加謂智果陳平也君處陰中土多賢士
若以須臾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則
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
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末學醒
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

知讖是稱兵據土可圖非冀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倚彊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秘經爲漢赤制秘經幽秘之經即緯書也赤制解見郅惲傳玄包幽室文隱事明包藏也言緯書玄秘藏於幽室文雖微隱事甚明驗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昧暗也亮明也言漢承唐堯劉累之後火德也雖遭王莽篡奪一時闇昧今光武中興必盛明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效歟王莽傳曰校尉公賓就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臠分三輔舊事曰臠切千段皇天所以眷顧踟躕憂漢子孫者也踟躕猶裴回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

師曠雜占之書也前書曰陰陽書十六家有師曠八篇也諸儒或曰今五星失晷天時謬錯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星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失晷不於常度辰星久而不效不效謂出入失所也太白出入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氐房前書曰昴畢間爲天街氐房東方之宿歲星歲舍一次當於氐房今不舍之是變常也以爲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卯爲房心宋之分也尾爲燕分漁陽是也前書天文志曰寅爲尾箕燕之分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算度以至于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

東井南方之宿天官書曰北宮虛危南方有眾星曰羽林天軍軍或作井或衰同藩營或躑躅
帝宮宮北辰也藩屏兩傍之星也衰曰躑躅淹留躑躅謂上下不去也或經天反明或潛
藏久沈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北向或盈縮成鉤或
偃蹇不禁盈縮猶進退曲如鉤形也偃蹇高而明大無禁制皆大運蕩除之祥
聖帝應符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說
傳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乃著五月
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
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都也蓋秦豐黎丘一名倚彌也是時
月入于畢畢為天綱畢西方宿也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
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史記曰周武即位九年上祭于畢東觀兵至孟津

也夫仲夏甲申為八魁歷法春三月己巳丁丑夏三月甲戌壬辰秋三月己亥丁未冬三月
甲寅壬戌為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星
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
至延牙營上散為數百而滅奎為毒螫主庫兵春秋
合誠圖曰奎主武庫之兵也■此二變郡中及延牙士眾所共見也是
故延牙遂之武當今均州縣也託言發兵實被其殃今年
比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
兵受歲禍也比卦坤下坎上坎為水也德在中宮刑在水木勝土
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
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春秋運斗樞曰五七三十五人皆共一德

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纍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詩大雅曰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注云葛延曼於木之枝而茂盛喻子孫能緣先人之功而起也回違也言不違先祖之道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史記曰周公以成王命伐殷殺管叔放蔡叔以殷餘人封康叔爲衛君景帝之悅濟北以不從吳濞之畔也濟北王志高帝孫齊王肥之子也吳楚反時堅守不從景帝賢之徙封爲菑川王也自更始以來孫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扁鵲之見桓侯項王之敝漢祖也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支持也左傳曰晉孫叔寬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人之所爲不可干也■宜密與太守劉君共謀降羌

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班固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莊子曰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遂不受也茅焦干秦豈求報利秦始皇遷太后於咸陽宮又撲殺兩弟齊人茅焦辭及伏質入諫始皇乃迎太后歸於咸陽爵茅焦爲上卿焦辭不受事見說苑也盡忠憤愛之誠憤滿不能已耳又與仲況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況與龔遂降龔字孟公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三輔決錄注曰雅有孟公謝司隸著班叔皮與京兆丞郭季通書曰劉孟公臧罷於身用心篤固實瑚璉之器宗廟之寶也音終不伐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誨篇及文章傳於世年七十卒于家

楊厚字仲桓廣漢新都人也祖父春卿善圖讖學

為公孫述將漢兵平蜀春卿自殺臨命戒子統曰吾綈袠中說文曰綈厚繒也綈音提有先祖所傳祕記為漢家用爾其修之統感父遺言服闋辭家從犍為周循學習先法又就同郡鄭伯山受河洛書及天文推步之術益部耆舊傳曰統字仲通曾祖父仲續舉河東方正拜祁令甚有德惠人為立祠樂益部風俗因留家新都代修夏侯尚書相傳建初中為彭城令一州大旱統推陰陽消伏縣界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為郡求雨亦即降澍松書曰統在縣休徵時序風雨得節嘉禾生於寺舍人庶稱神也自是朝廷災異多以訪之統作家法章句及內讖二卷解說說音稅位至光祿大夫為國三老年九十卒統生厚厚母初與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歲思令和親乃託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懼然改意懼音九具反恩養加篤博後至光祿大夫厚少學統業精力思述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洛陽大水續漢志曰時正月己亥太白入北斗中占為大水貫相凶也又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台輔政也時統為侍中厚隨在京師朝廷以問統統對年老耳目不明子厚曉讀圖書粗識其意鄧太后使中常侍承制問之厚對以為諸王子多在京師容有非常宜亟發遣各還本國亟音紀力反太后從之星尋滅不見又剋水退期日皆如所言除為中郎太后特引見問以圖讖厚對不合免歸袁山松書曰鄧太后問厚曰大將軍

鄧騭應輔臣以不對曰不應以比不合其旨復習業犍為不應州郡三公之
命方正有道公車特徵皆不就永建二年順帝特
徵詔告郡縣督促發遣厚不得已行到長安以病
自上因陳漢三百五十年之戹春秋命歷序曰四百年之間閉四門聽外難羣
異並賊官有辟臣州有兵亂五七弱暴漸之效也宋均注云五七三百五十歲當順帝漸微四方多逆賊也宜蠲漢
改憲之道蠲明也及消伏災異凡五事制書褒述有詔
太醫致藥太官賜羊酒及至拜議郎三遷為侍中
特蒙引見訪以時政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寒當
有疾疫蝗蟲之害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
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

巡感厚言而止至陽嘉三年西羌寇隴右明年烏
桓圍度遼將軍耿曄永和元年復上京師應有水
患又當火災三公有免者蠻夷當反畔是夏洛陽
暴水殺千餘人至冬承福殿災太尉龐參免荊交
二州蠻夷賊殺長吏寇城郭又言陰臣近戚妃黨
當受禍陰私也明年宋阿母與宦者褒信侯李元等
搆姦廢退阿母順帝乳母山陽君宋娥也後二年中常侍張逵等復
坐誣罔大將軍梁商專恣悉伏誅每有災異厚輒
上消救之法而閹宦專政言不得信時大將軍梁
冀威權傾朝遣弟侍中不疑以車馬珍玩致遺於

厚欲與相見厚不荅固稱病求退帝許之賜車馬錢帛歸家修黄老教授門生上名録者三千餘人太尉李固數薦言之大初元年梁太后詔備古禮以聘厚（古礼謂以束帛加璧安車蒲輪等）遂辭疾不就建和三年太后復詔徵之經四年不至年八十二卒於家策書弔祭鄉人謚曰文父門人爲立廟郡文學掾史春秋饗射常祠之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上

列傳卷第二十下　范曄　後漢書三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郎顗　襄楷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字仲綏學京氏易善風角星筭六日七分（京氏京房也作易傳風角謂候四方四隅之風以占吉凶也星筭謂善天文筭數也易稽覧圖曰甲子卦氣起中孚六日八十分日之七鄭玄注云六以候也八十分爲一日之七者一卦六日七分也）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奉音扶用反）安帝徵之對策爲諸儒表後以大令（吳縣名屬會稽郡今蘇州縣也）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

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
仕顗少傳父業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常
數百人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
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
嘉二年正月公車徵顗乃詣闕拜章曰臣聞天垂
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脩德使正機
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
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易稽覽圖曰凡異所生災所起各以其政變之則除其不可變則施之亦除鄭玄注云故其政者謂失火令則行水令失土令則行木令失金令則行火令則災除去也不可變爲殺賢者也施之者死者不可復生封得其子孫使得之食則災除也伏惟陛下躬日昊之聽溫三省之勤

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
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易稽覽圖曰日食之比陰得陽蒙之比也陰冒陽也鄭玄注云蒙氣也比非一也邪臣謀覆冒其君先霧從夜昏起或從夜半或平旦君不覺悟日中不解遂成蒙君復不覺悟下爲霧也比音庇又曰欲德不用厥異常陰
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
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
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易繫詞之文也此言
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
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
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候參察眾政

京房作易飛候以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天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軒轅黃龍體女主後宮之象也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熒惑南方主夏爲禮爲視禮虧視失不行夏令則熒惑逆行也見天文志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凡卦法一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王位六爲宗廟前書曰梁人焦延壽字贛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章義云分卦直日之法爻主一日卯二三日九日孟爲三公之三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台前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曰君爲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詩小雅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

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也思過念咎務消祇悔祇大也易復卦初九曰無祇悔元吉今時俗奢侈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脩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周南詩序曰關雎風之始也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夫婦爲政本也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爲德自近及遠者也籥如笛六孔鼓籥其形內虛而氣無窮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陽嘉元年冬恭陵百丈廡災永建元年秋茂陵園寢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

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
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永建六年修大學也宮殿官
府多所搆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帝王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侈不絕方度河將徙都亳之殷地人咨嗟相怨不欲徙盤庚乃作書三篇以告諭之今尚書盤庚三篇是也亳在偃師夏后卑室盡力致美論語孔子曰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又魯人為長府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長府藏魯之府名也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可何必更作見論語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
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
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
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

民具爾瞻注云節高峻貌也喻三公之位人所高嚴也赫赫顯盛也師尹三公也言三公之位天下之人共瞻視之股肱臣
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鐘之奉
忘天下之憂六斛四斗曰鐘左傳曰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四釜為鐘也棲遲偃仰
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
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
舉牧守委任三府三公也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
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
事愈甚所謂大網疏小網數謂緩於三公切於州郡也三公非臣
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
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

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鑕鼎鑊死不敢
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謂使
尚書更對也顗對曰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
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戇不
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也連用誠欲陛下修
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
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
擬堯舜之道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顗區區
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
謂前詣闕上章也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
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
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
本不常居而皆當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
巨億爲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
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勑下鐘鼓之縣休
繕治之官春秋考異郵曰僖公三年春夏不雨於是僖公憂閔玄服避舍釋更徭之道罷軍寇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蠲浮令四十五事曰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已舍齊南郊雨大澍也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左傳僖公六月雨由此言之天
之應人敏於景響敏疾也令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

陽嘉二年正月日加申(日在申時也)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甲啓

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南方爲徵故爲火及旱也)願陛下校

計繕修之費求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宮減彫文

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

天不旋日(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過朞鄭玄注云陽者天子爲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日天立應以惡諸侯爲善一時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時立應以惡大夫爲善一歲天亦立應以善爲惡一歲天亦立應以惡一說云不旋日立應之不過時三辰間不過朞從今旦至明日旦也陽即指天子也)如是則景雲降集眚

沴息矣(景雲五色雲也一曰慶雲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顓以陵鬬火災故引之也眚沴謂災氣)

二事去年已來兊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

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爲實清濁爲

貌(易稽覽圖曰有實無貌屈道人也有貌無實佞人也鄭玄注曰貌者有寒溫無貌濁清靜此賢者屈道仕于不肖君也有貌濁清靜無寒溫此佞人以便巧仕於世也)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

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溫不効也是以

陰寒侵犯消息(易稽覽圖曰侵消息者或陰專政或陰侵陽鄭玄注溫卦以溫侵寒卦以寒侵陽者君也陰者臣也專君政事亦陰侵陽也)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

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

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

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

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

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

反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宋均注云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王五行正者改代之際會也能於此際自新如初則道無窮也今年少陽之歲法當彙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巳戊亥之間爲天門也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災青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者之義時有不登則損滋徹膳數年以來穀救稍減家貧戶饑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舃木臨無文前書曰孝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舃兵木無刃衣縕無文約身薄賦時

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高宗殷王武丁也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祖巳曰雉者野鳥升于鼎者欲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故武丁內反諸巳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肜曰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帝王紀曰高宗饗國五十有九年百歲也宋景以延年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召子韋問焉子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寡人所與治國家也曰可移於人公曰人死寡人將誰爲君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人餓誰以我爲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惑必退三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二十一年今熒惑果退三舍也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洪範五行傳曰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婁西方宿也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

九度翼南方宿也今反在柳三度柳南方宿也則不及五十餘度
言熒惑行遲也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
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
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熒惑南方火盛陽之精也天人畢集曰天
有五帝五星爲之使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
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
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
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
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
之閭尚書大傳曰武帝入殷表商容之閭歸傾宮之女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

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
故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怒莫敢戲豫
詩大雅板篇之文也注云戲豫逸豫也方今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
不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
千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
惟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
者合於人前書武帝詔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願訪問百僚有
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罪論語孔子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己丑夜有白氣
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續漢志曰時客星氣白廣

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天官書曰西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
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參星下四小星爲玉井其外四星左右肩股
也春秋曰有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春秋昭十七年
有星孛于大辰爾雅曰大火房心尾也孫炎曰龍星明者可以爲時候故曰大辰大火爲大辰伐又爲
大辰廣雅曰罰謂之大辰也北極亦爲大辰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李巡曰北極天心也居北方正四
時謂之北辰也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言北辰王者之宮
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
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國趙魏天官書曰參爲白虎下有
三星曰罰爲斬刈之事故主兵觜觽之間趙魏之分也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
爲變發在秋節西方白氣入玉井是金氣之變也臣恐立秋以後趙魏
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具豫嘗告諸郡使敬授
人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
選賢能以鎮撫之回易也金精之變責歸上司上司謂司馬也
建武二十七年改爲太尉韓詩外傳曰司馬主天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故云責歸上司也宜以五月丙
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旟干楯也戚斧也西方主兵故太尉執持楯斧所以厭金氣也井
南方火宿也鳥集曰旟也以火勝金故書曰井星之文於旟而建之也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
異書祝辭於玉板也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
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以五月丙午巳火勝金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
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
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考覈

也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立猶定也時考問延人者姓名未定也多所收捕備經考毒尋火為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己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台譴責也韓詩外傳曰三公者何司空司徒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故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責之司馬山陵崩絕川谷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殖草木不茂責之司徒甲乙東方主春生殖五穀之時也而白虹以甲乙日見明責在司徒也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時劉崎為司徒登陽嘉三年策免久無虛己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咨咨嗟歎也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謂元年閏十二月己丑夜有白氣入玉井二年正月乙卯白虹貫日

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基當作朞朞謂以三朞之法推之也詩氾歷樞曰凡推其數皆從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復始萬物死而復蘇大統之始故王命一節為之十歲也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氾歷樞曰卯酉為革政午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宋均注云神陽氣君象也天門戌亥之間乾所據也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雌秘歷今值困之九二困者眾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易困卦之詞也唯獨賢聖之

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易困卦曰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困卦坎下兌上坎爲水兌爲澤水在澤下是謂搞涸之象故以喻困致命遂志謂君子委命固窮不離於道也陛下乃若潛龍養德幽隱屈厄謂順帝爲太子時廢爲濟陰王即位之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臣以爲戊仲已竟來年入季文帝改法除肉刑之罪漢法肉刑三謂黥也劓也左右趾也文帝除之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左右趾者笞五百也至今適三百載自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至順帝陽嘉二年合三百年也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

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尚書問顗曰對云白虹貫日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文言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改舊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實對顗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道萬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温柔遵其行令禮記月令孟春天子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人仲春安萌牙養幼少存諸孤省囹圄去桎梏止獄訟是遵其行令也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

務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
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尚書曰知人則
哲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也參錄公府門巷賓客塡
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
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僞非所謂率由
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北斗魁星第三爲機第五爲衡喩於天文爲
喉舌李固對策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書爲喉舌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出納王命也私曲之意羌不
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
密欲使尚書專掌選也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近之論當
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歷改憲春秋保乾圖曰陽起於一
帝爲北辰氣成於三以立五神三五轉機以動運故三百歲斗歷改憲也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
千五百二十歲五行更用易乾鑿度孔子曰立德之數先立木金水火土德各三百四歲五德
凡千五百二十歲大終復初或曰五行更用更猶改也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
故青服絳者也禮記月令孟春天子衣青衣服倉玉孟夏則衣朱衣服赤玉也自文帝省
用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法譬
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故易曰易則易知簡
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卽儉以先
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
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
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

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顗愚蔽不足以答聖問顗又上書薦黃瓊李固并陳消災之術曰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賤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論語孔子曰不以人廢言征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易曰黃帝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音唐堯在上羣龍為用羣龍喻賢臣也鄭玄注易乾卦云爻皆體乾羣龍之象舜既受禪禹與稷契咎繇之屬並在朝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詩大雅也將行也若順也須否猶臧否謂善惡也言國有善惡仲山甫能明之

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三公九卿也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四方之國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論語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讎來無所樂進無所趨無爵賞也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由此四始謂關雎為

國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詩緯發也翼奉傳曰易有陰陽三際孟康曰韓詩外傳云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始終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
天功盛德大業乎易繫辭曰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臣伏見光祿大
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
經籍論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懷道傳而懷玉孔子曰國無道隱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也又果於
從政明發變復言明於災異消復之術也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
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
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聲以字內謂之大音其動有時故希聲也無所不容謂之大器其功既博故晚成也善人爲國三年乃立論語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乃成功又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
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
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
之藝履顏閔之仁絜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
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
臣元爲天精謂之精氣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爲帝間氣爲臣宮商爲佐秀氣爲人也天之生固必爲聖
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
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論語曰顏回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子奇稺齒化阿有聲子奇齊人年十八爲阿邑宰出倉廩以振貧乏邑內大化見說苑
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爲比則可
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顗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

所歸臧否共歎頗況問百僚數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爲其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宜四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公羊傳曰元年春王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禮記正月迎春於東郊還乃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行德令施惠下及兆人慶賞遂行無有不當）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五緯五星）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爾雅曰風而雨土爲霾）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亦於景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 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易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帷幄謂親謀之臣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臣之所陳輙以太陽爲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晝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靁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

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封也於此
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周書時訓曰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雷不發聲諸侯失人也易曰雷出地奮豫豫卦坤下震上坤為地震為雷雷在地上故曰雷出地奮豫奮動也豫喜也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
帝殷盛也薦進也上帝天帝也雷動於地万物喜豫作樂之象雷者所以開發萌牙辟
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易解卦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也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易說卦文王者崇
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
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
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疏而不失老子之文也隨時進
退應誠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
明易乾卦文言之詞也大人天子也琁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
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雷以冬鳴則歲飢也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
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
乃發太皓天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
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
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春秋元命包曰房四星心三星孝經鉤命決曰
歲星守心年穀豐歲星守心為重華故年豐也尚書洪範記曰月

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天官書曰歲星一曰攝提
一曰重華也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
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太白金也歲星木也金刻木故相賊也此以陰陵
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房心為宋之分也
石氏經曰石氏魏人石申也見藝文志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
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為出右恐年穀不成宋
人飢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
消五緯順序矣五緯五星也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
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

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
春當東風也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
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為小龍
七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
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為黃
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
衣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燒猳豬尾於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
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子縣子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見檀弓
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
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
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不在祈禱立春以來未
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
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纖介牢獄充盈

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比頻也時恭陵火處仍有光燿不絕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宿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載之蓄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簡省也方法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四月京師地震遂陽嘉二年四月己亥地震六月丁丑洛陽地陷是月旱也其夏大旱秋鮮卑入馬邑城破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陽嘉三年鍾羌寇隴西皆略如顗言後復公車徵不行同郡孫禮者積惡凶暴好游俠與其同里人常慕顗名德欲與親善顗不顧以此結怨遂為禮所殺

襄楷字公矩平原隰陰人也風俗通曰襄姓楚大夫襄老之後隰陰縣在漯水之南故城在今齊州臨邑縣西也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官專朝政刑罰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

享百年之壽爲萬世之法堯年一百一十七歲舜年一百一十三歲享百年舉其數臣
竊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
常道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中爲端門軌循依也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
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
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太白
金也熒惑火也天文志曰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故金火並爲罰星也於占天子凶
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
西至掖門還切執法天官書曰端門左右星爲掖門太微南四星爲執法切謂迫近也歲
爲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
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
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
魚鼈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續漢志曰延熹九年雒陽城傍竹柏葉有傷者臣
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
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讙續漢志曰桓帝延熹
九年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譟於占亦與竹柏枯同自春夏以來
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
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
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謝承書曰劉瓆字文理平原人遷太原太守郡有豪彊中官親戚爲百姓所患
瓆深疾之到官收其魁帥殺之所臧匿主人悉坐伏誅桓帝徵詣廷尉以王宗至不忍致之于刑使自殺成瑨字幼平弘農人遷南陽太
守時桓帝美人外親張子禁怙恃榮貴不畏法網晉與功曹岑晊捕子禁付宛獄笞殺之桓帝徵晉詣廷尉下獄死上音質晉音晉而

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逮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瑣等不見採察（時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上書訟瑣等帝不納）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黃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達賢者福流子孫疾賢者名不全）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滅（梁冀寇榮孫壽鄧萬世等也）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遂上書云願與李雲同日死也）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

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讞請也讞疑也謂罪有疑者讞於廷尉）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寃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淫過也左傳曰陰淫寒疾陽淫熱疾）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史記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冉季載同母兄弟十人也）今宮女數千未聞慶有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詩國風序曰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則子孫衆多也注云螽斯蚣蝑也凡有情慾者無不妒忌唯蚣蝑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故以喻焉祚福也）又七年六月十五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延熹七年也泰山松書曰長可百餘尺）扶風有星隕爲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

之大人帝王以爲符瑞大人天子也乾卦九五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九五處天子之位故以飛龍喻禹尚書中候曰禹觀於清河黃龍負圖出水或聞河内龍死諱以爲蛇夫龍能變化一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祖龍謂秦始皇也樂資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容入函谷至平舒見素車白馬曰吾華山君願以一牘到滈池君子之咸陽過滈池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和樹當有應者以書與之鄭容如其言見宮闕如王者居謁者出受書入有頃云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丘史記曰始皇出遊至沙丘崩沙丘平臺沙丘在今邢州平鄉縣東北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王莽傳曰時訛言黃龍墮地死黃山宮中百姓奔走往觀者乃有萬數莽惡之捕繫問語所從起而竟不得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

隕上者失埶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公羊傳僖公十六年隕石于宋五隕星也至二十一年諸侯會宋公于盂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秦之亡也石隕東郡史記始皇三十六年有二星下東郡至地爲石人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盡取石旁舍誅之因燔其石今隕扶風與元帝園陵相近桓帝延熹七年隕石于鄠鄠屬扶風與高帝諸陵相近也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八年濟陰東郡濟北河水清也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孝經援神契曰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

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公羊傳曰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以異麟非中國獸】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不合明聽【于姓吉名也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部每部一十七卷也】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布穀一名戴鵀一名戴勝蟋蟀促織也春秋考異郵曰孟夏戴勝降立秋促織鳴言雖微物不失信也鵀音女林反】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伏見太白北入數日復出東方其占當有大兵中國弱四夷強臣又推步熒惑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冤結忠臣被戮德星所以久守執法亦為此也【德星歲星也】陛下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為劉瓆成瑨虧除罪辟追錄李雲杜衆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星鬭比年日食於正朔【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朔日食九年正月辛卯朔日食】三光不明五緯錯戾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故國胤不興【太平經興帝王篇曰真人問神人曰吾欲使帝王立致太平豈可聞乎神人言但順天地之道不失銖分則立致太平元氣有三名為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為天地人天有三名為日月星北極為中也地有三名為山川與平土人有三名為父母子政有三名為君臣人此三者常相得腹心不失銖分使其同一憂合成一家立致太平延年不疑也又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今施其人欲生也闓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

十月經物於地也十十盡既固無生者真人欲重知其審今無子之文錄曰日德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處此若此矣是謂吉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為二種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太平氣到或有不生子者反斷絕天地之統使國少人理國之道多人則國富少人則國貧今天上皇之氣已到天當王上乘生物乃當出萬倍其初天地孝沖孝質頻世短祚又聞之得主所好自非正道神為生虐故周衰諸侯以力征相尚於是夏育申休宋萬彭生任鄙之徒生於其時並多力之人也夏育衛人力舉千鈞宋萬宋人殺督公遇大夫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齒著門闔彭生齊人拉魯桓公幹而殺之范雎曰以任鄙之力焉而死申休未詳何世也殷紂好色妲己是出妲己蘇人之女也獻於紂紂納以為妻常與沈湎於酒事見列女傳葉公好龍真龍游廷子張見魯哀公七日哀公不禮子張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書龍天龍聞之降之窺頭於牖葉公子高見之棄而反走五色無主是葉公子高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事見新序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為此天官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山陽公載記曰市垣二十二星而帝座居其中宦者四星雖在市買之事也今乃反處常伯之位實非天意常伯侍中也尚書曰常伯常任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浮屠即佛陀但聲轉耳並謂佛也解見楚王英傳也此道清虛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或聞言當時言之老子西入夷狄始為浮屠之化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言浮屠之人寄桑下者不經三宿便即移去示無愛戀之心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四十二章經天神獻玉女於佛佛曰此是革囊眾穢其守一

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豔婦極天下之麗甘肥美飲單天下之味柰何欲如黃老乎書上即召詔尚書問狀楷曰臣聞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始置之耳元帝時任宦者石顯為中書令前將軍蕭望之等曰尚書百官之本宜以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廷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法後稍見任至於順帝遂益繁熾今陛下爵之十倍於前至今無繼嗣者豈獨好之而使之然乎尚書上其對詔下有司處正尚書承旨奏曰其宦者之官非近世所置漢初張澤為大謁者佐絳侯誅諸呂張澤閹人也絳侯周勃誅諸呂乃迎立代王入官顧麾左右執戟皆罷兵有數人不肯去宦者令張澤諭告之乃去此其誅諸呂之功也前書孝文使

趙談驂乘而子孫昌盛文帝時宦者趙談參乘袁盎伏車前曰陛下獨柰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推下趙談談泣下車文帝生景帝其後子孫昌盛也楷不正辭理指陳要務而析言破律違背經藝假借星宿偽託神靈謂上于吉神書也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楷罪法收送洛陽獄帝以楷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恆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前書曰司寇二歲刑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今泗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定州有曲陽山有神溪水海州有曲陽城北有羽潭水壽州有曲陽城又有北溪水而于吉宮崇並瑯邪人蓋東海曲陽是也縹青白也素縑也以朱為介道首標也目題目也太平經曰五色書中善者悉使青首而朱目今平書之道乃冊青之信也青首者生仁而育之

赤者太陽天之正色也（江表傳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吳會人多事之孫策嘗於郡城門樓上請會賓客吉乃盛服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拜之掌賓者禁訶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籙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於市）其言以陰陽五行為家而多巫覡雜語（太平經曰天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陽則亂其財人失陰陽則絕其後君臣失陰陽則其道不理五行四時失陰陽則為災又天書敘人法故常承順之上有常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之謂神呪也呪百中百十中十其呪有可使神為除疾用之所向無不愈也）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及靈帝即位以楷書為然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致禮請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士徵不至卒于家

論曰古人有云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前書武帝策茂才之詞也）而張衡亦云天文歷數陰陽占候今所宜急也郎顗襄楷能仰瞻俯察參諸人事禍福吉凶既應引之教義亦明此蓋道術所以有補於時後人所當取鑒者也然而其敝好巫故君子不以專心焉（好巫謂好鬼神之事也范甯穀梁序曰左氏艷而富其敝也巫）

贊曰仲桓術深涼演重屢尋郎顗幾（不至）蘇竟飛書是脩我舊（陰陰縣屬南陽與光武同郡故云我舊也）襄郎災戒寔由政淫

後漢書列傳卷第二十下